

天长地久

作者：梁望峰

他十分爱她，甚至认为他们的爱会天长地久。

但是天长地久的爱情，会随死亡而结束，还是会继续延长下去呢？冷寒雪探头望向赛车跑道内的当角，正好看见一架红色保时捷急转进来。

“来了！”冷寒雪向身后的车队工作人员大叫。

保时捷飞快冲过终点线，寒雪同时用力按停手心中的计时器。

保时捷停下来，车内的人除下头盔，一抬头便看到人堆中的寒雪，问：“时间怎样？”寒雪一身白色搏领的连身皮衣，颈项上围了一条鲜红色丝巾，白色短靴，皮衣的剪裁充分表现了她高挑而标准的身材，亮得反光的衣料令她有冰冷却而高傲的感觉。

她走到保时捷旁，把手中的计时器往前通向车手，说：“很不错呢，安迪。”“韦少爷，今晚七时要赴致达国际贸易公司陈总裁的晚餐酒会，我已吩咐司机在赛车场门口等你了。”安迪的私人秘书子峰涌前说。

安迪扬扬手，露出雪白整齐的皓齿，说：“子峰，今晚你代我出席酒会吧！”子峰愕然，托托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不过”“我叫你订的餐厅位子呢？”“我取消了，我以为”“你真没用！”安迪从车厢中跳出，“算了。但是你记着，如果陈总裁说起公司的投资计划，你必须坚持在二亿元以上。”安迪说完，再不理睬身进的人，同寒雪眨了眨眼迳自往更衣室走去。

寒雪苦笑，眼看身边一大班在赛车场等了安迪半天的人，一脸无奈把准备好的投资大计全吞回肚子里去。

这个韦安迪，虽然外表吊儿郎当，但当他从美国史丹福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回港，接管父亲的生意后，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所有人也佩服他。

他工作时拼命，玩时也一样，而且样样皆精，骑马、滑水、射击，还有他最喜爱的赛车。他那一流的驾驶技术便是在美国念大学时，常和同学斗车练来的。

回港后仍念念不忘那乐趣，于是便当上业余赛车手。

十多分钟后，安迪走出更衣室，寒雪已在等他。

“你为了我不去酒会，似乎不太好。”安迪穿看一条蓝黑色牛仔裤、白色圆领T恤、灰色西装外套，刚洗过头发，仍湿看未乾透。

他打开泊在路边的另一架保时捷的车门，打量了寒雪一眼：“为甚么仍是那套白色皮衣？你看，衣袖沾了机油。”“因为不想又和你到酒店扒房。”寒雪没办法，坐上前座，淡淡的说。

“嫌我不够情趣？”“不。”寒雪按下车里的窗户，让风迎面吹来，“我只是觉得我不属于那些地方。”韦安迪双手抓紧软盘，从倒后视镜中看了寒雪一眼。

寒雪父亲是全香港数一数二的银行家，家住半山，她又是独女，从小到大，寒雪都是享用最好、最贵的。她说自己并不属于在酒店扒房吃饭的人！不，他才不信。

“以前陪爸爸吃饭都是到这些地方去，他只顾谈生意，很拘谨，像上班似的，那种气氛实在讨厌！”寒雪望看窗外说。

安迪沈默下来，他现在才知道寒雪每次和他到酒店餐厅时，也是迁就他而已。

“想驾驶吗？”安迪转换话题。

寒雪回复笑容：“你知我拿甚么牌照的？”然后自问自答：“无牌！”“今天是你十八岁生日，寿星女有特权，况且你的驾驶技术肯定比我还安全。”我给你作最后练习，省得你明天轮了比赛全赖在我身上。”寒雪也喜爱赛车，可是她是女孩子，又没有车牌，安迪便让她到他的业余车队帮手，她的驾车技术也是在安迪的私人赛车练习场内学回来的。

“对呀，明天便比赛了，准备了这么久，便是为了明天。”“你明天可能因此而错失一项数千万元的生意呢！”“那么我后天努力点，赚回一亿元好吧！”“好大的口气！想想那是多少个零字在后面的数目！”寒雪虽然只是中学生，但身边的人一开口便是数千万数亿万元，她不太看重金钱，只知道那是一堆又一堆的数字。

“现在不努力赚钱，将来怎能要你？”安迪佻皮的说。

“你休想！”寒雪笑说，两个大梨涡显出来。

安迪深情的看了她一眼，自言自语说：“我想，我真的好想。我有种感觉，我们会天长地久的。”寒雪只笑而不语，望出窗外，指指街上一间装修模仿美国乡村风味的餐厅，说要到那里吃饭。

安迪把车停在餐厅门前，叫寒雪先下车。

“我泊好车来找你。”“不想我陪你了么？”寒雪有点奇怪。

安迪故作神秘：“你先去找位子，我很快会来。”餐厅内已坐了少客人，一队乐队站在一旁，唱看些六七十年代的英文怀旧歌曲。

寒雪在一张铺了红白格子抬布的桌子坐下，餐厅只靠餐桌上的腊烛照明，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深褐色，带点实而浪漫的气氛。

没有落地玻璃看出去的绝色海景，没有穿看西装领吠的侍应，寒雪感到自由自在。

“喜欢这里吗？”安迪双手从后轻按看寒雪的肩膊。

“你甚么时候进来的？”寒雪诧异的问，她坐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到餐厅入口，却从没有注意到安迪进来。

安迪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点了菜没有？”他打开餐牌。

“没有。”寒雪也没有查根问底的性格。

安迪招手换了侍应，点了局龙虾汤、带子串烧、烧牛仔骨……“够了够了，生日代表我大了一岁，但并不是连胃口也大起来，这样我会变肥妹的！”安迪不错过任何捉弄她的机会：“我爸妈喜欢媳妇珠圆玉润的，你尽管吃吧！”寒雪的脸立刻红起来。

安迪把餐牌交回侍应：“食物差不多够了，我想要一支红酒。”寒雪急忙按着他的手：“我不会喝酒的呀！”“生日破例一次当是庆祝，喝少许不会醉的，况且你和我一起，你爸爸知道了也不会责怪的。”安迪回头向侍应再说一次：“一支红酒。”寒雪不再说甚么，她望向餐厅一端正奏看轻快歌曲约乐队。安迪说得对，有安迪在她身旁，爸爸不会过问太多。寒雪只是预科生，本来不应这么早谈恋爱的，但冷家与韦家是世交，冷爸爸看看韦安迪长大，才不反对他们来往。

寒雪也为安迪牺牲不少，中五毕业时，冷爸爸想送她往美国留学，安迪保证她一定考得上香港大学，冷爸爸才让她留下。寒雪却始终没有告诉安迪她是为了不想和他分别至少四年才不愿离开。

安迪今年二十五岁，外貌比电视明星还英俊，事业又成功，寒雪认为

安迪不值得因为她而放弃别的女孩子，她怕他有一天会后悔。

晚餐吃得七七八八了，寒雪正当尝着青柠雪芭，安迪突然问寒雪：“你吃完这么丰富的晚餐，不知腰围会不会胖了很多呢？”“你说甚么呀？”寒雪失笑，料不到安迪会问这个问题。

安迪向身后的侍应打了个眼色：“我是担心，你能否穿得下这条裙子。”侍应奉来一个长方形的紫色盒子，寒雪接过，打开，整个人呆了。

是一条纯白色的雪纺裙子，雪白得耀眼，上面有一层一层的薄纱，裙子旁边还有一双雪白色镶看碎钻的高跟鞋和多款配衬的首饰。

“生日快乐。”寒雪讶异的抬头看看安迪，良久才懂说声谢谢。

“你平时只爱穿裤子，像个男孩子，我还担心你不喜欢这份礼物。”寒雪摇了摇头。“裙子很漂亮，我很喜欢。”“你会穿它吗？裙子纵多漂亮，没有人穿上，就和破布一样没价值。”“我现在想试穿一下，行吗？”寒雪知道安迪的心意。

寒云从洗手间再步出来的时候，餐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寒雪身上。

只见一袭飘逸的一字肩雪纺裙子衬在寒雪白哲的肌肤上，像个天使一样。她盘起马尾梳了个髻，选戴了一对珍珠耳环。

安迪也看傻了眼，他知道寒雪是个小美人，却没料到打扮起来可以美成这样。

“觉得怎样？”寒雪把皮衣放在另一张椅上，再坐下。

“今晚我会是被全餐厅妒忌的男人！”“我觉得这不像自己。”寒雪看不惯自己穿起如此隆重的裙子。

安迪凝视看寒雪，她连口红也没有涂上。安迪见过很多女孩子，却没有一个及得上寒雪。

“我还是换回皮衣了！”寒雪给安迪盯得不自在。

“不！不！”安迪说：“你这样子很好看。现在吃过饭了，礼物也收了，我们还欠些甚么呢？”寒雪摇头，今晚她太高兴了，能和安迪共渡她的生日，她已感到完全地满足。

“我们的歌！”安迪把身体探前，轻声说。

“不！”寒雪笑起来，她和安迪有一首两人都十分喜欢的调子，安迪说那是属于他们的歌。“太新了，这乐队不会奏的。”话未说完，一串她熟悉得无法忘记的音符已缓缓奏起，她怔怔看看安迪。

“赏面和我跳只舞吗？”安迪走到她身旁，伸出手。

两人在艳羡的目光下翩翩起舞。

“你刚才叫我先到餐厅，是为了准备这一切？”寒雪恍然大悟，在舞池中问安迪。

“这个十八岁的生日，你会永远记得吗？”安迪露出一个微笑：“你还有甚么愿望？”寒雪惬意的摇头，安迪给她的实在太多了。

安迪望了餐厅的天花板：“如你问我的话，我现在最想的，是喝你亲手做的木瓜鲜奶。”“明天你赢了比赛，我便做给你喝。”“嗯！一言为定。我明天会把赛车冠军奖杯送给你。”寒雪看看安迪的眼睛微笑。

“寒雪！我爱你！”安迪看看面前的寒雪，想到这漂亮的可人儿是他韦安迪的女朋友，情不自禁的说。

“唔。”安迪听到寒雪的反应，立刻不满起来。

“甚么是“唔”？为甚么不肯对我说“我爱你”？”安迪抗议。

寒雪感到为难。

“你就像你的名字，冷寒雪，冷酷得很！”安迪摇摇头笑。

寒雪不想惹怒安迪，她心裏是疼他的，但她就是说不出那句话。

“明天比赛驶到转直路的急弯时，不要转得太急……”寒雪岔开话题。

她和安迪还有很多时间，总有一天，她会向他说“我爱你”的。

但是现在，并不是时候。

第二天早上是比赛的日子。

寒雪穿一条贴身枣红色牛仔裤，上身是车队白底红字的T恤加风褸。她把T恤打了一个结，头发全束了起来，藏在帽子内，她那五七寸的身高，骤眼看上去就像个迷人的男孩子。

安迪穿上一套赛车手的装束，蓝黑色的，他认为那是他的幸运颜色。

寒雪趁最后时间向他交代比赛的细节，安迪戴上手套，同地做了个OK的手势。

“祝你好运，安迪。”“我会赢的，今天天气晴朗，又不太热，是赛车的好日子。暂时令我感到美中不足的，便是你没有穿上昨晚的雪纺。”“在这场合？”寒雪没好气，安迪对比赛像一点也不紧张。

“好让其他车手看见了，晕其大浪，我便轻易得胜！”“哈！好呀！你下次比赛试我穿比坚尼泳衣。”这时安迪的私人秘书子峰赶了上来，他穿着毕挺的深啡色西装，和赛车场的气氛格格不入。

“韦少爷，我来提醒你下午有董事会会议。”安迪点头，戴上头盔：“下次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若我之前定了约会，撞了时间怎办？”“对不起。”子峰一脸的惭愧，“昨晚我代替你应酬时不小心喝醉了，今早起不了床。”“你没有模模糊糊答应陈总裁降低投资额吧？”安迪怪责起来。

“没……没有啊。”子峰慌张的答。

“记得在那些场合要保持清醒。”安迪戴上头盔，“否则给人占了便宜，损失的是公司。”子峰连忙用力点头。

子峰是安迪的表弟，又是安迪的私人秘书，刚在英国念完大学，就是经验不足，时常要安迪从旁提醒。

安迪拍了拍寒雪的手背：“还有别的事情吗？”“记得转直路冲线前的急弯。”“记得你答应的木瓜鲜奶。”“安迪，还有……”寒雪的表情软下来。

“所有车手请到起点处集合，比赛将于十分钟内开始。”扩音器的报道催促安迪离开。

安迪开动引擎，手伸出车外，竖起大姆指，他信心十足。

寒雪心急起来，不想错失机会：“安迪，我爱你！”可惜，安迪的车已驶开，周围的引擎声又太大，他没有听到寒雪突然想要说的这句话。

寒雪只有呆立了一会，跑回车队，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已近尾声，是最后一圈了，安迪保持在第二位，寒雪在终点等候。

她在电视机上看到安迪的红色保时捷和暂占第一位的跑车逐渐拉近距离，她知道安迪是可以超前的。

不出她所料，在下一个弯位中，安迪以巧妙的驾驶技术走内侧进占了第一位。

寒云和车队的人同时欢呼起来，因为，离终点只有一个弯角了，那便是寒雪时常提醒安迪小心的急弯。

假如安迪现在减速，便会给别人过头了，但是那个急弯实在危险……安迪的车急转进弯角，一点也没有减速！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是车胎与地面磨擦而发出的。寒雪差点尖叫起来，害怕得马上用手掩着口。

然而红色保时捷已顺利转进直路，往终点进发。

安迪成功了！寒雪这时才松了一口气，他胜券在握了。

忽然，在第二位的跑车因为想超前安迪，在转弯时也完全没有减速，可是他却没有安迪的好控制力，车子一失控，便撞向安迪的车！

下一秒，两辆保时捷同时爆炸，跑车冒出浓烟及重重火舌，却不见有人从车厢走出……寒雪来不及惊慌，呆在当场，之前她还看看安迪要胜利的，但下一秒，她看着最心爱的人便已经葬身火海！

安迪在迷糊中醒过来，发觉自己身处赛车场中。

他坐起身，感到有点晕，身体又没力气，差点又倒了下来。

“安迪，过一会儿便会没事的了。”安迪听到一把陌生的女孩声。

安迪摇一下头，令自己清醒过来，他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白衣女孩子。

一时间，他差点把她认作寒雪，因为，面前的人长发、高挑、一身白裙。

女子侧一下头，慢慢走到他面前。

“我叫阿怡。”不，她不是寒雪！

“你怎会知道我是谁？为甚么我会在这里？”安迪急于知道发生了甚么事。

“你冷静一点。你赛车时遇到意外，你已经死了。”“甚么？”安迪不敢相信，马上挣扎起来：“你说甚么？”“你已经死了，韦安迪。”安迪的脑海立刻浮现出他冲线那一幕，背后的另一架保时捷失去控制撞上来，他感到一阵强大的冲击，然后便甚么也不知道了。

安迪抬头环视四周，赛车场内没有了观众，车队的工作人员和寒雪也不知所踪。

再看看自己，身上一点伤痕也没有。那辆保时捷撞到他的赛车，他理应收不轻的伤，可是，安迪感觉不到痛楚，也找不到他的保时捷。

“不要……”安迪无助的看看阿怡。

“安迪，你被另一辆参赛的保时捷撞到，受了重伤，后来两辆赛车同时爆炸你已经死了。”安迪一直摇头，挣扎看向后退，他接受不了这事实。

阿怡平静的站在他跟前。

“我是来帮助你的，不要怕。”“我死了。”安迪痛苦的闭上双眼。

他想起寒雪，想起比赛前一晚的生日庆祝……，好一个大男孩，他掩着脸哭起来。

阿怡静静地看看他。

“我现在该怎么做？”安迪良久才放下双手，嗦了一下鼻子，他还是坚强的：“是要选择往天堂还是地狱？”“不，你还有事情未完成，你要回去。”“回去？要我像孤魂野鬼般穿插在人间，还是命不该绝，要我起死回生？其实甚么也没有所谓，只要能再见到寒雪，你要我做甚么都可以，只要能见到寒雪……”安迪感到眼前一片白茫茫，再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处坟场中。

他看到附近有一堆人：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不少亲戚，然后他看到站在最前面的寒雪。

“寒雪！”安迪激动得叫了起来，跑到她身边，可是寒雪像完全听不到他的说话，牢牢的看看石碑上的照片。

是安迪自己的照片！老天，他在参加自己的葬礼！

寒雪穿着连身的黑色套裙，黑色的丝手套，戴着安迪送给她的珍珠耳环。

她的眼睛早已哭得像水蜜桃一样，但现在她只静静的看看墓碑。

安迪站在她身旁：“对不起，寒雪，我令你哭了。”“寒雪，人已经死了，不要太伤心吧，要保重身体。”韦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

韦爸爸也伤心透了，韦妈妈知道儿子身亡的消息，更晕倒数次。白头人送黑头人，怎叫他们不痛心？才二十五岁便死了，在场的每个人都为少年杰出的安迪感到惋惜。

安迪在一旁看到各人悲痛的神情，他感到自己负了他们，令他们受苦，特别是寒雪，他看到她呆滞的样子更感心痛。

丧礼完毕后，冷爸爸要赶回公司开会。

“寒雪，阿良要驾车送我回公司，你自己能回家吗？”冷爸爸体谅的说。

刚才出席丧礼时，寒雪和爸爸一起由司机阿良载来，冷妈妈因为往美国公干了，不能赶回来。寒雪的爸妈都是人忙人，很多时逼于无奈要冷落女儿。

“我没事的，我自己乘的士回去可以了。”“唔。我今晚尽早回家了。唉！如果你感到不舒服的话，明天便向学校请假一天吧！”冷爸爸看看女儿神不守舍的样子，也不懂怎安慰了。

安迪望着寒雪疲乏的眼睛，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家，他跑到子峰身旁：“你去送她回家。

你听到吗？我命你去送寒雪回家啊！”子峰当然听不到安迪的说话，安迪又甚么都不能做到，他十分怀疑，阿怡说他仍有事情要完成，他可以做到甚么？“子峰，你送寒雪回家吧。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家不安全。”幸好，韦爸爸说出了儿子的心意。

子峰听韦爸爸的话。“冷小姐，我的车就泊在路边。”寒雪点了点头，她现在已六神无主了。走之前，她环顾坟场一眼，像在找寻安迪的踪影般，冷爸爸拍了拍她的背，她才跟着子峰离开。

一路上，冷寒雪都没有说话。

突然间，一个人由存在变成消失，叫她怎样接受？她从没想到她和安迪只有那么短的时间相处。

安迪跟上了子峰的后座，深情的看看寒雪。

这几天来，寒雪本来白里透红的脸颊全陷了下去，安迪看在眼里，很想抱一抱她，但是他已无能为力。

子峰见车厢里静得可怕，他知道寒雪是安迪的女朋友，但又不知道怎样开口安慰她。

“要听点音乐吗？”“无所谓。”寒雪看看身旁的方子峰，微弱的一笑：“是我太静了？”“不，自从安迪少爷去世后，所有人都没心情说话。”寒雪一听到安迪的名字，又沉默了下来。

“对不起！”子峰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不应再把事情翻出来。

寒雪摇头表示没关系，安迪走后的头一两天，她也像一起死了一样，看到任何安迪送她的东西，都拿着它痛哭，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两天。现

在，她仍然很挂念安迪，但学校有功课、测验，她总要复原过来。

“喂！你去逗她说话啊！”安迪对子峰说，他不想寒雪不开心。

“你念中六？”子峰这时候问。

“唔！爸爸前几天问我要不要到美国念书，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到外国逛一下也好，香港的中学教育太填鸭式，香港大学又不易考上。”“我肯定会考得上的。”“你好自信。”安迪插口：“当然，她可是我韦安迪的女朋友！”“以前，我是为了安迪而决心留下的，现在也一样。我总觉得安迪还在我身边，为了令他放心，我一定要考得上。”“韦少爷听到了，一定会感到安慰。”安迪眼眶一热，他此刻真想紧紧拥抱着寒雪。

子峰也对这女孩子有点改观。以前他以为寒雪是那些没事做，整天缠着看安迪的女孩，想不到她如此有主见，虽然只有十八岁，思想却十分成熟理智。

“为甚么你叫安迪做韦少爷？”寒雪奇怪的问。

“嗯！在公司称呼不能随便，我虽是他的亲戚，在公司却是他的下属，不可以没大没小，叫惯了，便不改口了。”子峰谨慎的说。

“我只不过随口问问罢了，你也如此认真，你真是紧张大师。”安迪在一旁笑起来，他一向也这样教训子峰的。

“你现在仍在韦家的公司工作？”“唔！现在韦伯伯要回公司打理业务，放下了一段时间，对不少业务都感生疏，况且我很乐意留在韦家帮忙。”有子峰在公司帮手，安迪听到了也就放心不少。

“到了，前面便是我家。”寒雪下车，家裏的云姐已赶到大门口接她。

“云姐，这是方子峰，是安迪的表弟。”云姐是家裏的人，伺候冷家十多年的了。

“方少爷，进来坐一坐吧。”子峰看看寒雪，寒雪平淡一笑，表示无所谓。

安迪见寒雪和子峰谈得颇投契，想到寒雪不会一个人胡思乱想，也放心两人进屋了。

寒雪让子峰坐在大厅等候，自己则到楼上换衣服。

安迪坐在子峰身旁，云姐端来一杯红茶，子峰把茶接过。

不一会，寒雪下楼，她换了一件白色V领羊毛衫，一条杏色长裤，但仍掩盖不了她那一脸倦容。

子峰站了起来。

“不用拘紧，我又不是你公司里的大客。要看一下房子吗？”“不了。”子峰感到不好意思，他始终和冷寒雪不熟稔。安迪不想寒雪孤伶伶一个人，他赌气的踢子峰一脚：“人家邀请你参观你还要推辞？”子峰自然没感觉到安迪那一脚，但他好像听到安迪心意似的，改口说：“唔，横竖我有空，不如你做向导吧！”寒雪领着他上楼梯：“地面是用来招呼客人的，你刚才看过了，地窖是下人房间，一楼是爸妈的二人世界，二楼则是我的。”“全层？”“对，家里的人太少了，我又没有兄弟姐妹。还有，三楼是客房。不如到我那一层看看。”安迪立刻敏感起来，“不可以！那是我们的天地呀，不可以让别的男孩子进去。”两人还是在他身边经过了，走进二楼的走廊。

“这是我的书房，旁边就是睡房。”寒雪打开房门，里面的所有家、地毯和窗都是粉红色和白色的。“我喜欢白色，妈妈说加点粉红色才有生气。”寒雪没有邀请子峰进去，便继续走。

“这是休息室，连着小厨房”“厨房？你很喜欢下厨的吗？”寒雪呆住，

惘然说：“安迪喜欢吃我亲手做的东西，这厨房是为我们而设的……”安迪看看厨房，想起寒雪答应为他做的木瓜鲜奶，停了在门口没有走开。

寒雪也一样。

子峰见寒雪不说话，也默默地站看，过了一会，寒雪才回过神来。

“我有点倦了，下次你再来时我带你去看花园。”“好的。”子峰点了点头，他突然又看到寒雪在坟场时所流露的表情，也不敢强留了。

“就下一次吧。”寒雪送子峰到大门口，安迪却仍然站在小厨房外，他忘不了以前和寒雪在这里的时光。

寒雪送了子峰上车，子峰看见她一脸憔悴，忍不住说：“你回去睡一觉吧！明天还要上学的。”“我还以为你会叫我休学半年呢！”“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况且，你还要考上香港大学。”寒雪微笑看点头。

“下次你带我看花园。”“好呀。”“不如就约下星期六，我下午不用上班，你又不用上学。”“一言为定。”子峰驶看他的平治离去。

安迪站在大门口，看看寒雪，突然失落起来。

从此之后，子峰成了冷家的常客，虽然寒雪仍不让她踏进她的睡房一步，但安迪已感到十分不安。

阿怡没有找他，他使只有日夜陪在寒雪身边，晚上在她林边看看她熟睡的样子。

他也回过家里看爸妈，但是见到他们伤心流泪，他也不忍心看下去。

寒雪慢慢恢复过来了，学校里的功课强逼她振作。

安迪开始害怕有一天，她会忘掉自己。

这天，方子峰又到冷家了。

冷爸爸和冷妈妈本来也担心子峰约为入，但韦爸爸向他们保证子峰是个君子，他们才放心。他们也信任自己的女儿有分寸，而且他们因为工作繁忙也没有时间多挂心。

子峰上三楼的时候，寒雪正在小厨房。

安迪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寒雪今天穿了白色樽领针织上身，虽然已是冬天，但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祇穿了一条草绿色麻质裙裤，一双轻便的平底布鞋。她又把头发结成辫子盘起来，扣了个黄色小蝴蝶。

“哈！今天没穿西装！少见！”寒雪每次见子峰也是穿西装的，今天一反常态，穿了件蛋黄圆领毛衣，衬着咖啡色西裤。

“你在做甚么吃的？”寒雪捧来芝士蛋糕和鲜榨橙汁，子峰已和她熟络了，也不客气，他一边喝一边翻看厨柜的东西。

“你买了这么多木瓜，一个人怎吃得完？”“啊！那是用来做木瓜鲜奶的，安迪最爱喝的，你有没有试过？”“在冻饮店试过。”“要试试我的功夫吗？”“好呀！”安迪看在眼里，不是味儿，以前木瓜鲜奶只是弄给他喝的。

他看看寒雪把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然后放在搅拌机内，再放一瓶鲜奶，加一些，开了搅拌机。

寒雪把搅拌机内的汁液倒在一只玻璃杯内，再加些鲜忌廉，放了支吸管，便把一大杯橙色饮品送到子峰面前。

子峰喝了两口，大声叫好。

“好香！好滑！好甜！比冻饮店的好喝百倍！”安迪真想把杯子抢过去。

子峰看到厨房桌子上的镭射唱机，好奇的按下了播放的按钮，柔和的

音乐响起。

子峰一口把木瓜鲜奶喝完。

“要跳舞吗？”寒雪放下手中的三文治：“唔。”两人在厨房中跳起舞来，子峰揽着寒雪的腰，安迪感到寒雪已离他愈来愈远，要走进另一个男孩的怀抱。

“不！我不要看下去了！阿怡，我求你带我离开吧！”安迪对空气呼叫。

阿怡没有出现，安迪掩着脸，音乐声却不断传进她的耳中。

他不能忍受下去了，他不能眼白白看看寒雪变心。

一首音乐停了，第二首奏起……寒雪的舞步止住了，安迪也抬起头来，像从苦难中得救。

那是他们的歌！

子峰见寒雪面色不对，关心起来。

“你感到不舒服吗？”寒雪惘然的坐下：“唔。你改天再来，好吗？”“要不要看医生？”“不用了，子峰，我想静一静。”“有甚么事你打电话给我。”

“我会，过两天我到赛车场，你也一起去吧。”“我来接你。”寒雪点了点头。

子峰独自离开了。

安迪只希望那首歌能一直播下去。

寒雪从衣柜里拿出那一套她十八岁生日安迪送给她的雪纺裙换上，然后随着不断重播的那一首歌跳起舞来。

安迪就站在寒雪身前，跟着她的步伐起舞，一切像回到不久之前，他和寒雪一起谈笑的日子。

可惜，他没有带回奖杯给她，她的木瓜鲜奶也不再只是为他而做。

“安迪，我爱你！我爱你！你听得到吗？”寒雪再忍不住，噙着泪说。

安迪轻抚寒雪的脸，只不过寒雪无知无觉。

“我全都听到了……”这天晚上，安迪一直伴着寒雪身旁，直至她想他想得倦了，躺下，迷糊的睡了过去。

安迪再清醒过来的时候，见自己已不在冷家，而是在赛车场。

“你在搞甚么鬼？”阿怡责问安迪。

反而安迪不明白阿怡的意思。

“我要你回去，便是要你使寒雪接受你的离开，你竟要令她一世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你要我令她忘记我？那你要了我的命好了！”“但你早已没人命了。”安迪垂下头：“我说过，我和寒雪的感情会天长地久的。”“她爱到你死的一刻，不是已经足够？”“我不能看着她离我而去。”阿怡怜惜的看着她：“安迪，想清楚点，是你离她而去才对呀，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这里的，那时你和寒雪便真的阴阳分隔了。寒雪才十八岁，你忍心看着她这一世也孤独渡过？”的确，他已不能再给寒雪甚么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自从那次意外后，冷寒雪仍常常到安迪的私人赛道驾车，就当是怀念安迪的一种方法。

她想体验一下安迪比赛时候的感觉。

“寒雪，你面色不太好，改天再来吧！”子峰用手探了探她的额。

“我没有事，支持不住，我会出声的。你先到赛道旁吃点东西，让我自己一个试试跑道。”自上次在小厨房和寒雪跳过舞后，寒雪的态度便是如此冷淡，子峰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甚么。

寒雪踏上黑色保时捷，安迪已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了。

安迪一看见寒雪的脸孔，便想吻一下，更不用说愿意让她离开。

寒雪开动引擎，用力踏在脚掣上，保时捷飞快的在赛道上前进。

“你记得吗？是我教会你开车的。”安迪说。

寒雪眼望前方，把保时捷不断加速，好像再驶快一点便可以赶上安迪的那架红色保时捷。

寒雪抹一下眼角，她的眼睛迷糊了，每次想起安迪，寒雪都忍不住想大哭一场，因为安迪疼她，他不会忍心见她哭，安迪摸看寒雪的头……他就可以多看她一眼……他一看到寒雪哭，心就软了。

寒雪又抹了一下眼角，再留心跑道，见一个急冲着她而来，来不及煞掣，保时捷便撞向围墙！

安迪坐在一旁也来不及反应。

一声巨响，保时捷的车头撞毁了，寒雪因为强大的冲力向前冲，撞往车头玻璃，头撞破了，但幸好伤得不重。

车头冒出黑烟来，安迪知道车子可能随时爆炸，寒雪抬头看了一眼，好像完全不把面前的危险放在心上，静静坐在司机位上。

寒雪想到不如坐在这里死了，就可以见到安迪。

安迪突然明白寒雪的意思，他走出车外，在寒雪身旁的车门外叫。

“寒雪，出来呀！”寒雪呆了呆，车内的浓烟，令她有点晕眩，耳中好像听到了安迪的声音……“寒雪！你快走出来吧，车子要爆炸了！”“安迪！”寒雪弄不清面前是不是幻象，她竟看见安迪！

寒雪打开车门，安迪伸出手拉着她出来。

他们一起跑离撞毁了的保时捷，寒雪心想，自己一定是已经死了。

直至她走到安全的地方，远远看见子峰一脸恐慌的跑过来，看到她平安无事，才慢慢停下了脚步。

寒雪手中突然失去了安迪强而有力的手的感觉。

“安迪！”寒雪立刻左右张望，但哪里有安迪的影子？其实安迪仍站在她身边。

“寒雪，走过去吧！子峰就在路的另一端等你。不要再为我留下了，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你暂时不能来。我只希望你会记住我，韦安迪，在你十八岁的那一天之前，是你深爱过的人……寒雪，我会常常想念你……”寒雪苍白的脸露出微笑，安迪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她的说话，但寒雪一步一步的走向子峰……安迪看着子峰跑到寒雪面前，紧紧拥住她，寒雪也再没有回头看一眼。

“你做得很好呢！”阿怡不知甚么时候到了安迪身旁。

安迪遥望看寒雪，点了点头。他是做对了。

完

隔膜三部曲

（摘至梁望峰短篇小说结集《太接近火》）

作者：梁望峰

第一部：师生之间

在一间餐厅之内。

“阿 Sir，突然约我出来吃午饭，想追求我了吧？”男教师的面色温和，

“你明知我不是这样想的，那又何必令自己难以接近？”女学生冷笑了一下，从纯白色的校服裙里取出一个绿色的烟包，腾出一枝，衔在唇间，再把烟包递前，向男教师微托一下，示意他也来一枝。

男教师摇头，“我不想抽。”女学生笑了一笑，“不想抽 YSL？”男教师说：“我不抽烟的。”女学生说：“是怕在学生面前损害形象吧？请放心，你在我心目中一向没有甚么地位。”男教师一时间无言以对。

我心暗笑。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偷听两人的对话，但恰巧坐在他们邻近的位置，说话有意无意的钻进我的耳朵，是我控制不了的。况且，我没有带漫画来看，乾坐着在等人，正是百无聊赖，既有现成闹剧上演，也就看看无妨了。

过半晌，男教师转入正题，“你应该知道，以你现时的成绩，下年绝对不能升班。”他顿了一顿，“你没有机会再留级了，学校将会强逼你退学。”女学生扬扬眉，大不在乎的瞪着他。

男教师显得很有耐性，“关于功课上的问题，我总可以帮得上忙。”女学生却摇头，“怎样帮忙？如果我由开学第一课已经开始不明白，你每天放学后及星期六日也替我补课吗？我肯，想你女朋友也不会肯。”男教师想了一想，才说：“一早有不明白的，你便应该即时来问我，当把问题累积起来，到解决的时候便难于下手了。”女学生有点无奈的摇了摇头，“看，现在又将责任推回我身上了，你们这些所谓教育工作者，还不是死剩一把口？”她替自己燃起了烟，深深吸一口。

我心里暗暗佩服她。完全认同她的话，一大班为人师表满口仁义道德，到了实际行动时，还不是找一千个藉口将责任推卸得一乾二净？看，来了！

“问题在你身上。”男教师的面孔像铁板一样，提高声音，像在掩饰自己的过失：“你把头发染红一大撮，上课捣乱，满口粗言，又经常和老师作对，有谁会知你也想读好书本？”女学生马上回应：“你们一早在我的额头上列了个『坏』字，我有甚么好说的？交功课簿给你，做得不好你会说我敷衍了事，做得好你却以为我抄别人功课。你叫我该怎样，只怪自己生来一副衰相！”她神情激动。

我也抽出一根烟，然后点火。

我看见男教师放软了声音：“我今次约你出来，就是觉得你可以改好。如果连你也放弃自己了，我更无能为力。”这一次，女学生没有反驳他了，只沉默地抽烟。

男教师知道她已平静下来，“你是不是很不快乐？”女学生微别过头，并无答案。

“是失恋吧？”他猜。

女学生拿烟的双指一头，有些烟灰掉了在校裙上。

男教师并没有注意到她那微细的举动，“你不说话，我帮不到你的。”他不知道她其实已经说了不少他听不到的话。

女学生始终也很倔强，“我的私事并不容你过问。”男教师的神态逐渐失望。

女学生握烟的手颤抖得更厉害，她把烟放下，直视着他：“你以为自己是甚么？每个月赚上几万元还当自己是圣人，要救赎世人？”男教师按不住了，终于开始以老师身份斥责她：“你自甘堕落，连圣人也救不了你，更不要说有人会喜欢你！”女学生的脸一抽搐，似被触及痛处，二话不说便把

餐桌上的一杯清水泼向男教师：“我无需要别人救，也不必有人喜欢，你既然那么神圣，就饮你的圣水吧！”男教师霍地弹起，半边衣服湿透了。

他怒瞪着女学生，没说话。

女学生咬着下唇，低着头。

好像过了一个世纪，女学生抬头嗫嚅：“对不”她的脸上有歉意。

男教师却已早了一步推门离开，并没有等到她的那句话。而他也许根本不预期她会说那种话吧。

女学生目送男教师离去，当然没有追上，只是突然之间苦笑了，有点浪汤地又点了一根烟。

我也和她一样。

才燃起香烟，拿着手帕抹汗的老师已到了，他一见我便严厉地斥责：“对着长辈抽烟，成何体统？你这种学生经已无药可救了！”我向这位长辈喷了一口烟，冷笑着，站起来便准备离开。

如果彼此的说话能给对方留多点余地，或者多付出一点点耐性，结果可能会不同，又或者会截然相反。

但是，如果有人说我自甘堕落或无药可救，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我想我会很对不起他们。

第二部：父女之间

她站在家门前，由校服裙袋中抽出锁匙，发出一阵金属的碰撞声。

家门的另一边传出转动门锁的声音，木门被打开，她父亲突然在门后出现。

隔着一道铁闸，她尽量收藏着惊愕于他今天如此早归的表情。平静如湖水的脸孔在她父亲眼中却相等如冷若冰霜，令他的体温骤然下降，两边脸颊仍是滚烫的。

“你到哪里逛了？”他严肃地问。

她见他并没有意思的马上打开铁闸，便知道他又要向自己展开一场父女之间的对恃，一旦退缩，他就必定有自己的痛脚可践踏。于是她直直的瞪着他双眼。

“到街上逛。”她算是回答。

他马上感到被女儿轻视和侮辱了，这个答案，究竟算是答案吗，和没有答案有甚么分别？“你和谁一起？”他始终不肯打开门，因为太清楚她只会在自己面前直行直过，进房，锁门。或许只有此情此境之下才能容许双方交谈。

“自己一个。”她的心其实在剧跳，凝视着铁闸的锁，像是在做着一道选择题，猜中他心目中的答案，锁便能自动开启。

“你说谎！一个人可以独自在放学后逛上四小时？”他的表现像誓要判定对错的双方代表律师。

她笑了起来。

明知一哭便会令他如愿得偿、洋洋自得的成为胜利者，一个从容不逼的笑容却可以使局势一百八十度扭转。她很不为然地说：“我自问没有证人，信不信由你。”她微昂头，“这一道铁闸你要打开它吗？”他看着她，像看着一个陌生而恐怖的脸孔，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放下做父亲的规条，心里却隐隐约约的感受到害怕、猜疑着这个跟自己流着同样血液的人。

一阵沈默。

终于，他别过眼，转身走向电视机前，躲避到可以依靠和减轻他头抖的梳化椅上。

他的心却无法平伏。

她取出锁匙，打开了铁闸，关上门，在他面前直行直过，进房，锁门。她大大松了口气。前一刻还在支持自小，如果铁闸始终打不开来，离家出走也没有甚么大不了的，甚么也有第一次的。

幸好无风无浪。

一段父女对话结束。

第三部：情侣之间

有时候，专注凝视着你沈默的脸，在眉宇之间总会隐约看出一丝你把自己思想抽离到某一些事情上的神态，我的笑语总会止住了，多看你一眼便不敢再看下去。我想你是有点儿不快乐的，但你没有说，我便不会问，明白你该有思想的自由，只能等你先把所想的说出，才轮到我有问暖呵寒的机会，可惜，你是个太坚强的人，又或者，你太懂得保护自己，因此你从来没有把匿藏于眉宇间的心事说出来。

可能这是我的胡思乱想吧。一直想表现得自己很了解你，因而常常有意无意逼你接受我做你的聆听者，只差没有把“你有甚么烦恼便要说出来”这句话讲出口，但我偷看你一眼，我还是知道你一定察觉到了，更即时感到我的压逼感。你的烦恼，可能添加一项：如何将她摆脱呢？是我的表情一向太多，你以往对我说了甚么，我心里因感到的不快在一瞬间会全绘在脸上，以前我往往认定自己的筹码很多，撒一点娇会使你更着紧我，现在回想，那只不过由于我从未落注罢了？到了如今，你我之间的沈默，有大部分该是由我造成的。如果可能回头的話，我太想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婉约温柔忍耐的女孩，我知道自己的性格一直是野蛮的，可都是想想而已，你我一起搬出石头砌成的墙，没有窗也没有门。通过它，只有把它一块一块的拆除，而那是困难的。

所以，我时常也希望有些意外发生在我身上，即使要我送上半条性命也可，就当是炸开那道墙的引爆器，然后你再和我说出你心里面的不快乐时，就算也叫我难过，也不会发回你身上。并非反过来要求自己结成一冰块，只是不想将你推入更热的溶岩。

但那是很微少的机会，想深一层，或许接受你的沈默也是了解和关心你的做法。

如果给坐在对座的你知道我花上了半个小时在苦苦思索该如何关心你，你一定会骂我傻。我不过是想令自己喜欢的人快乐而已，因为不知听那个可恶的人讲：把不快乐说了出来会快乐点。

你有同感吗？没有？……真想把说那谎话的人杀掉！

我爱婆婆

作者：梁望峰

（摘至梁望峰小说结集《太接近火》）

我的外婆，今日出院。

父母亲大人皆要上班，妹妹上学，我身为家中唯一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接外婆出院的责任包在我身上。

外婆精神饱满。“乖孙，你今天不大精神。”我苦笑。“是，我也该进医

院睡睡。”外婆以为我认真。“这张病床我刚睡暖，你马上可以打直睡下来。”
“我就怕给人打横抬出去。”“乖孙，你才二十岁出头。”“一样可以英年早逝。”“我对你有信心。”外婆说来无一丝伤感，“你会来我葬礼中念 Wylan Hugh Auden 的 Funeral Blues 的。”我转来，心却一沉，连忙避开：“可以起程了吗？”外婆环顾病房四周，“其实我很喜欢这里。”“但这里毕竟不是屋企。”我也了解，外婆在家比在这里更闷。这间公众病房里起码有病人跟她说话，有护士给她撒娇。

外婆站起身来，“可以走了。”“我替你拿行李。”净是她的 GameGear 游戏盒带，经已有满满一袋。

“那是做乖孙的本份嘛。”外婆笑。

我哈哈笑起来。

走出病房时，数名护士在门口欢送。

“婆婆你要小心身体。”一个说。

“有空回来探望我们。”另一个说。

“大家对我那么友善，我真舍不得你们。”外婆接下来的话吓大家：“如果有空，我随时会返来住的。”我见护士们的脸色开始青白，即打圆场：“有事当然要住医院，无事可以食保济丸。”护士们异口同声：“切记多食保济丸。”我偷笑，“谢谢各位对我外婆的悉心照料，再见。”外婆在医院纪录并不好。屡次不肯吃药，屡次在女厕不肯出来打针，人见人怕。

护士们用力挥手，眼中含有泪光。

外婆在归途时不断有怨言。

“我堂堂一个长辈出院，居然不被重视。”“婆婆，大家都重视你，但是工作要紧。”“少一天工作会不会死？”外婆说：“你外婆我少见一天也可能死的。”“婆婆，请不要说这样的话。”“乖孙，世上的确有这种事在发生着，避无可避。”我沉默了。

外婆心情稍为不佳，马上想到“死亡”两字。

回到家中，相当静寂。

我当然了解，当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后，这个家说有多空洞有多空洞。外婆宁愿外出的理由，显而易见。

就算是我也会有找到工作的一天，连我也不可照顾她，更难保她会胡思乱想。

我内心清晰知道，就算连父母亲大人也略嫌外婆麻烦，早有打算避之则吉。但将她放到老人院吗？绝不是不忍心，又不过由于钱银问题，才会相当实际的把她留低在家里。

不可算不悲哀的。

和养一头狗在家又有甚么分别呢？分别自然有的，起码连狗粮也不用买。

埋怨一会后，外婆也累了，返回自己房间休息。

母亲来电。

“回来了吗？”“嗯。”“看看她。”母亲挂断线。

母亲和她亲母，关系不大好。

也难怪，当对住一个人太长时间，感情愈冲愈淡。

过一会，轮到妹妹来电。

“外婆回来了？”“是啊。”“我去自修室温习，会迟一些回。”“喂！”“你同

外婆玩多一阵超级任天堂吧，我在家总难逃厄运。”她断电话。

家人对外婆待遇如何，外婆自也施予同样对待。

所以，她在家最 Friend 的是我。

过半个钟头后，外婆走出客厅。

“来来来，开机，插磁碟，玩甚么才好呢？”外婆坐在沙发上，“狮子王，豪血寺一族，饿狼传说 Special，绝岭雄风，SuperStreetFighterII，还是”
“婆婆你闷吗？”我打断她，突然有感而发的问。

“不闷。有你伴倍我，不闷。”外婆回答。

我别转脸孔，推开磁碟盒，里面有超过两百只磁碟，二百多个不同游戏，选择似乎很多，足以填满一切时间，但她闷吗，我很怀疑。

我回头看她，“玩豪血寺一族好吗？”外婆点点头。我转头，放入磁碟，开动主机，游戏很快出现电视画面。我拉过两个摇，一个递给她，然后坐到她身旁来，听见自己问：“如果我终于找到工作呢？”外婆推动摇，画面上现出 2players 的安排，她按下键钮，然后似乎是对自己喃喃说：“那只有按 1player 跟电脑对战罗。”外婆轻松的说，我的心一酸。

生命到了某个阶段，是否只剩下给别人同情（或可怜）的用处呢？我不知道。

我无法体会。

选择对战主角时，外婆选用那个老婆婆角色 Otane，我则拣了日本忍者 Saizo。

对战开始了。

我控制 Saizo 不断发出飞标，Otane 灵巧避过，跳到 Saizo 面前，一下子擒上他身上，猛啜他的脑袋，放手后，全身金光一闪，变身成为一妙龄美少女。

外婆在我身边笑说：“这个游戏好玩之处就在这里了。”我不语。

那是她真正心声吧。

谁不怕老，谁不怕死，既找不回所失去的，便只能寄情玩乐。外婆愈老愈显得孩子气，其实并非无因。也许只有扮作小朋友才会让人真正关心，外婆总也有如此心态吧。

Otane 由老婆婆摇身变为少女后，十来秒后法术失效，再重新变回一个枯乾的老婆婆了。

在变身的一刻，是 Otane 的最大的弱点，大约有三秒钟的不能防守时间，如果我把握看时机，好容易可以对 Otane 施以迎头痛击。

但我并没有作出攻击。

Saizo 静静的站在那里。

外婆瞪我一眼。

“我没有要求你让 Round 嘛。”“我敬老啊。”我笑着说。

“敬老就更应该同我公平竞争。”“是是是。”实情并非这样，外婆多次因战败而闹脾气。

谁不喜欢赢呢，尤其对于老人家来说，最大的权利该是获得快乐。

让一个七老八十的人难过，只是表示子孙们未尽义务。

三四十个回合下来，外婆总算赢多输少，不在话下。

我就算造马也不能那么难看嘛，赢回十个八个回合是理所当然的。

稍作休战时，外婆对我说：“我觉得有一份职业，你必能胜任有余。”“说

来听听。”我待业已久，非常紧张。

“骑师。”她向我眯眯眼。

我脸上一红，暗笑说：“似乎还未够斤两呢。”“熟能生巧吧。”我们两婆孙的对话，时时字字珠玑。

傍晚时份，母亲大人回来了。

她见到外婆就笑，“妈。”“我返房休息。”外婆木着脸，慢慢转身进房，大力关门。

“婆婆有何不妥？”母亲转向我。

我看看外婆关上了的大门。我说：“她没不妥。”我是真的这样认为。

后来，晚饭准备好了，母亲亲自敲外婆房门。

“妈，出来吃饭了。”“我不饿。”外婆隔着房门说。

“吃一点点吧。”“你管我呢！”外婆似乎动了真怒。

母亲回到饭桌来，她对我说：“我们先吃吧。”我拿起饭碗和双筷准备吃饭。

母亲此时喃喃说：“你外婆脾气愈来愈古怪。”“我并不觉得。”我夹起一条菜。

“她觉得全世界欠了她。”我抬起眼看她。“妈妈。你为甚么不吃饭，那是你煮的菜，你不捧自己场？”母亲很没趣。

那一顿晚饭，大家吃得相当无味。

稍后，父亲和妹妹回来，死霸着电视机不放，外婆更无必要出来，她一向不懂看明珠英文台。

母亲对我说：“你拿一些饭菜给婆婆吧。”我不反对，外婆已有一整个晚上没进食。

我由雪柜取出冷饭[食送]，放入微波炉翻热，然后去敲外婆房门。

我在门外轻轻说：“婆婆，是我。”就像念了一道咒语一样，外婆打开门，我提着饭菜进房，放在她床边的心桌上。

“婆婆，少吃零食，多吃正餐。”我见到桌上有少许饼乾屑。

外婆微笑。“如果正餐惹味，自然不假外求。”我亦笑了，母亲厨艺如何，彼此心里有数。

“也得吃下两口，让我有个好交待。”“可怜我没事过一天福吧。”“婆婆，大家都以你为先，否则留饭的工夫大可省下。”“如是说，我不过在吃垃圾箱里的垃圾。”“婆婆，那是一份心意。”我欲改正地想法。

“不如说我不想使我伤心。”我叹了一口气。“婆婆，如今三代同堂的家庭已经愈来愈少，老人中心愈开愈多。其实家人都珍惜你。”我说了七分真话。

外婆略表沉默。

“相见好同住难。我也不喜欢母亲，但我始终是她儿子。”我抚心自问：“将来我也会儿女，我也不期望他们喜欢我，但起码想获得他们尊重。”我望望外婆，“尊重胜过一切。”外婆感慨，“也许不过是我要求太多。”“大家都尽量尝试满足你要求。”外婆凝看着桌前热汤暖饭，“我害怕你母亲忘记我以及我的恩惠，我自白为她挨了几十年，何止要求她照顾我，又怎能忍受她当我是眼中钉。”“既是一家人，哪来隔夜仇？”我这次确是说了真话。“做亲人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缘份。来世我做猪，母亲做条毛虫，两者再不相干。”外婆可能觉得言之成理，仿佛有所领悟，默默颌首。

但她批评我：“乖孙，你口气老气横秋。”“婆婆，很多方面，年纪并非

主要，我心态也可比你更老。”后来外婆乖乖将翻热了[食送]菜吃过清光。

她走出客厅宣布，“来来来，落街食糖水。”父亲母亲和妹妹的神情皆错愕不已。

我笑，帮一把嘴：“来来来，还不快快换件衣服？”在糖水里，母亲舒口气说：“妈，刚才你将自己锁在房间，我以为你患了老人症。你待在医院太久，教人万分担心。”外婆笑，“那可太便宜你们吧？我辛辛苦苦挨了七十年，还打算安享晚年的。”大家一齐笑。

妹妹说：“婆婆我觉得你今日与别不同。”外婆问：“平日我可似妖魔鬼怪？”“有一点点吧。”妹妹口不择言，冲口而出：“婆婆你平日脾气古里古怪，教人望而生畏，每每要看你的眉头眼额，方才决定当天与不与你交谈。同住一个家，少不免会使人精神衰弱。”外婆一呆，脸孔忽然放松了，接着绽开一个笑容。“是吗是吗。人无十全十美，请多多包涵。如有难题大可拿出来讨论一下，这是个民主社会嘛。”妹妹续说：“今天额外不同，我感到大家好像是朋友。”外婆像有点明白，“原来做朋友可以令彼此敌意减少？”我插口：“婆婆，我们何时对敌过？”外婆说：“总之在我们打游戏机对战之余。”我心一沉：何外婆觉得全家人事事针对她。

妹妹说：“婆婆，我们都尊敬你，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外婆只是微笑，“所以我给分配了一个独立房间。”母亲闻言皱眉。“妈，子女有责任照顾父母。”外婆转向我和妹妹，“你们两个听到了没有？”母亲追问外婆：“妈，你可感到我们对你不善？”外婆避得远远的，“大家过往听我的牢骚太多，这个问题我才有权发问。”母亲终于也逼得放弃：“妈，若有不满你得出声。”外婆还是笑，“难道可去防止虐畜会投诉吗？”大家给她逗笑了。

这顿饭后糖水总算吃得比较滋味。

归家后，外婆再没嚷着要玩超任游戏机，她迳自返回房间休息。

父亲和妹妹可心安理得地欣赏明珠英文台那些重播了十九几次的电影。

我自己则紧张兮兮的准备看明早的见工，这一次（不要问我是第几次了，我会反面啊）的目标是铜锣湾某大贸易公司，我申请的职位是办公室助理。

不大贪心吧？只因将要求一再降低，包括薪金待遇和晋升机会，只求能有一工半职，以免经常见到父亲那副黑如包青天的脸色。

况且，长年累月找不到一份适合工作，总会叫人怀疑自己是个大白痴，顿觉人生没意义。

午夜梦回，也想到自己真正伤了父母的心和银色。

是夜我长时间逗留在洗手间里猛挤脸上暗疮。

走出洗手间时，我看见外婆坐在客厅当中。

我心下好生奇怪，外婆一直惯了早睡早起。现在时间已接近凌晨一时半，她还没有睡。

我没关上洗手间的灯光。“对不起，我占据水吧太久了。”外婆并没有扭开电视机，客厅很宁静。她挥挥手说：“我暂时不用。”我关了灯，对外婆笑，“可是要跟我大战三千回合？”我指指超任游戏机。

外婆却难得地摇头。“只是睡不着，精神得像可以打死老虎。”“失眠？”我坐在她旁边。

“不知因何。”“是否妹妹的话令你耿耿于怀？”我认为是。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能力使人精神衰弱。”“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找不到一份职业，也可能害父母亲精神病。”我苦笑，“他们必然日思夜想：『个衰仔想一世自食自住？』以为我想谋他们家产。”“也许我根本不应住这里。”

“婆婆，你刚才才说过不会会白便宜他们。”“我似乎再不重要。”“婆婆，你的重要性在于能眼看看子孙取得成就事业、娶嫁得好人家，为家族开枝散叶。”我温和地说：“你怎可随便说自己不重要？”“我是否该放下长辈身份，换上朋友的？”“态度可以是做朋友般友善，身分却不会变的。”我看出她的忧虑：“亦不会因你态度友好而忘记你真正辈份。”外婆轻轻说：“乖孙，为甚么你可以看透世情，我却不能？”我却摇头了。“不对。我也没有看透一切，只不过困难迎面而来，我不得不想尽办法应付罢了。”“乖孙，那似乎是我本身的问题。”“婆婆，家人的问题，等于我的问题。”外婆打量看我，笑了，“我已经不够份量跟你斗嘴了。”她微弯的嘴角是颇欣赏的。

我也笑了。“诚如妹妹所言：没有你也没有我们。你不战也胜了吧。”外婆拍拍我肩，“去睡吧，你明天一大早还得去见工。”我苦笑，“我只过去自讨苦吃，给机会别人凌辱。”“信我，我有预感，你明天一定成功。”外婆看牢我。

“真的？”我怀疑：“不是骗我？”“是真的预感。”外婆语气很肯定。

“谢谢婆婆支持。”我站起身，心里轻松得多。

我问她：“婆婆还不睡吗？”“我坐多一会，会去睡了。”“天气冷了很多，你小心身体。”“呵我小心几十年了。”我笑，转身回房，突然想到，如果真的找到工作，谁跟她玩超任游戏机？我不敢转头问婆婆这一个问题。

我怕她难过。

我怕再找不到工作，给父母误会他们的儿子是一条大懒虫。

又怕找到工作，再抽不出时间，外婆会孤独。

我的心情不可说不矛盾的。

胡思乱想之余，我不知不觉坠入梦乡。

是早已调较好的闹钟把我唤醒了。我伸手按熄它，自床上一跃而起，又要开始应付最新一次的见工。

进入洗手间梳洗更衣完毕后，自觉精神饱满，足以应付面试官的任何问题。

走出客厅，见到外婆的房间关上了，我就知道她身在里面，想是昨夜迟睡之因吧。平日她不在，房门总是开着的，大家都知道她大清早会去打太极饮早茶。

我看看人钟，时间是十时正，距离面试时间尚有一个小时，我想过好不好去敲敲外婆的门，跟她道别一声，但最后还是没骚扰她，很难得她有一天睡过八点钟呢。

我执拾好应用的文件，尽量保持宁静地离开家门。

我足足早了半个小时抵达铜锣湾。

我吃了一顿饱饱的早餐。

曾经有一次，因为太赶急的缘故，我饿着肚子进行面试，一边回覆主任的问题，肚子一直打着退堂鼓，面试官嘴角不断露出冷笑，仿佛挖苦我连买奶粉的钱也负担不起，那次我固然顺理成章地落选，分别在于面试未曾完毕，我早已打定输数。

于是，以后学乖了，面试之前，记切先要填饱肚子，自信心和精神皆

能振作数倍。

我还到附近的日本百货公司逛了一会，使自己的心情保持轻松。

路过影音部，见到各式各样的电视机，望望标价，暗暗决定，万一托外婆鸿福，我此趟真的一索得男，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出粮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架有现场真实感那种润萤幕大电视给外婆，放置在她房间内，以后无需再跟父亲和妹妹展开电视争夺战，而且她也随时随地可以玩她的超任劲 Game。

我心里是真的这样想着。

十时五十分，我在百货公司男洗手间的镜子前，好好端详一下自己，觉得无问题了，正想离开之际，无意瞥到洗手盆地上有一个黑色银包。

我俯身拾起来，看看里面，有几张一百元纸币和一大叠信用卡，我无心研究下去了，走去将银包交给百货公司门口的接待部，对接待女郎说：“小姐，我执到一个银包。”我将银包交给她。

“先生，请问你在哪里拾到的呢？”“七楼男洗手间。”“先生可否留低姓名和联络方法。”“小姐，我不是失主。”“如果失主来认领失物，他可能想知道谁是路不拾遗的好市民。”“就留无名氏啦，或者好心人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接待小姐笑，“好的，谢谢。”“可否祝我见工顺利？”我对她笑说：“无名氏好心人正赶去见工呢。”“祝你见工顺利。”她衷心说。

“承你贵言。”我感到自信心又强了一些，“再见。”“欢迎再光临。”“一定。”我走出百货公司，过马路，在我要见工的那幢企业大厦前停下，抬头往上看，它像一头大怪兽，要把我生噬下肚里。我吞下一大口口水，战战兢兢的走了进去。

我准时在十一时正踏入公司知道吗，迟一点或早一点，其实都是不守时。不要以为十时半走进去，你就会给人留下好印象，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大家要切记呀！

Reception 的小姐在十分钟后领我进入会客室。

接见我的的是一个西洋人。

MyGod!!!以找过去一年多的面试经验，如果是中国人做上司，男女面试者机会各半；若是鬼佬上司，则女性占了大优势；在我之前，分别有两个面貌姣好的女子面试过了，我已知道自己今次又是凶多吉少。

面试了才三五分钟，西洋人已笑口盈盈叫我下台：“If you are accepted for the vacancy we will contact you in a week's time. Good bye!”我强颜欢笑走出会客室。

我好清楚自己又一次面试失败。

刚才表现是好，但都没有作用，见至他的眉头眼额，很清楚他不会考虑聘请我。

我又一次面试失败。

感觉对不起外婆。

她的预感被我打破了。

我走出公司门口，等候升降机把我尽快载走，后面突然有一把陌生声音响起：“嗯你……”我闻声转身，是一个身穿整齐西装的中国男人，他看牢看我的脸。

我指指自己鼻头，“你叫我？”男人想了一想，“你是否无名氏好心人？”我呆一呆，忽然醒悟，“我刚刚去过红光百货公司。”“我是银包失主。”男人笑

了，伸手握住我手，“我去接待处碰碰运气，小姐们对我说路不拾遗的人刚离开，她伸手一指，你正横过马路，顿失踪影，我以为自己再找不到你了。”我汗颜的微笑着，一早讲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男人问：“面试可顺利？”接待小姐不是吧。

我摆摆手，“好人总没好报。”“哪里是。”男人从西装袋里取出名片，双手递给我，“你明日可以准备上班。”我接过一看，哈哈，名片上印着这间公司的金漆招牌，男人的名衔是董事长。

我傻着，“我的面试……”“有甚么情形比面试更虚假？”男人笑了。“九张沙纸也比不上一个人诚实的质素。”我已经不知说才好，只是问：“你真的聘请我？”“真的。”男人用肯定的语气说。

我连忙跟他热烈地握手，“多谢你。”“上班时我们再见。”“是是是。”我说：“再见再见。”我走出企业大厦的时候，差点高兴得哭了出来。

外婆的预言居然应验了。

我终于找到第一份工作了。

我马上打电话回家，想向外婆第一时间报喜。

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我看看表，时间已是十一时半。我的心隐隐感到不妥。

我放下电话，赶忙回家。

返到家中，我见到外婆房间的门，仍是紧紧闭着。

我忍不住敲门，不断叫唤：“婆婆，婆婆。”但是没一点回应。

我轻轻扭动门钮。

房门应声而开。

我从门隙中看到外婆。

她紧闭双眼，面色煞白，神情安祥的躺在休上。

我如堕冰窖，慢慢的推门而进，走到她面前，轻轻喊她：“婆婆？”外婆一动也不动。

记得医生神色凝重说过：今次病人中风能及时发现送院，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下次我用颤抖的手指头，伸过去探她鼻息。

然后，我像被火灼着一样，急急缩了手。

我呆呆的坐到床沿，突然之间泪如泉涌。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记得擦去眼泪，笑着同外婆说：“婆婆，你的乖孙终于找到工作了。你高兴吗？”但是，外婆已不会回应了。

我终于掩脸痛哭了。

拨停所有的钟，切断电话线，给狗一根肉骨头，令它不要吵，让钢琴安静，低沉的鼓声，带领棺木出来，让哀悼者进来。

让飞机在上空盘旋悲鸣，在空中写上：她去世了，让广场鸽子的白脖子套丧章，让交通督察戴黑棉手套。

她是我的东、南、西、北，平日的辛劳，周日的歇息，我的中午、我的午夜，谈话、歌唱；我以为爱可永远永远：我错了。

星不再需要了；熄灭星星，收起月亮，拆掉太阳，冲掉海洋，扫走森林；因为从此好事不再。

迟来了的完美女孩

作者：梁望峰

【摘录至短篇小说结集《毋望我》】

老友梁小明看完村上春树的《遇见 100%的女孩》后对我说：“如果给我遇 100%的女孩，我一定不会放过她。”我问梁小明：“你心目中 100%的女孩是怎样的？”梁小明抹抹嘴角说：“有黎姿的样貌、叶玉卿的身材、周慧敏的温柔啦。出得厨房、入得睡房，那就非常好啦！”我望望梁小明：“你的要求也很高吧？”梁小明说：“老师不是教我们，做人要有理想吗？”我心裏想：“可惜你的条件不够嘛！”梁小明说：“只要我细心打扮一下，我梁小明也是个俏男儿。”我和梁小明相视而笑，我们真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两人都在笑，不知道谁先止住笑了，我们两个都沉静下来。

梁小明把头别过窗前，他说：“很想找到一个爱我的人呀！”我凝视着他说：“小明，我爱你。”梁小明转头看我：“iLoveYouToo。”我苦笑：“世界上的好女孩都死光了吧。我们两个，不如同性恋算了。”梁小明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用指头写上：“NoWay”。

梁小明跑到我面前说：“今天之内，我要和你一起去找寻 100%的女孩，直至找到为止！”我整个人都振奋起来，说：“马上出发！”却又不禁有点犹豫。“最容易找到 100%的女孩的地方，会是哪里呢？”梁小明坚定地说：“图书馆！”十分钟后，我和梁小明已经到达市政局图书馆的门口了。

梁小明向我解释：“找坏情人，当然去容易学坏的地方。找好女子，就应该去图书馆了。”他顿了一顿：“我们现在就各自找寻心目中 100%的女孩了！”我问小明：“怎么找啊？”梁小明说：“经过每个女子身边时，用鼻子去嗅嗅，嗅到那个最合自己口味，那个便是了。”我点点头。

梁小明去了儿童图书部。差点忘记告诉大家，十二岁的梁小明不能进入成人图书馆呢！

我就不同啦，我上个月刚满十三岁，所以便可名正言顺的跑进来。

上个月我一生第一次踏进成人书馆部，怀着一颗悸动的心，以为可以找到很多“成人图书”。可是结果却令我失望透了，除了有很多“成人”外，图书却一点也不成人啊！

从此我开始清心寡欲地寻找我心目中 100%的女孩了。

可是，整个成人图书馆内，根本就很少有漂亮的女孩。稍为有几分姿色的，大多数都去了当卡拉 OK 伴唱或参选港姐了。还要像直立式牙膏般“棟企”在这里看书的吗？自命“爱之杀手”的梁小明，也真的人受岑凯伦的小说影响，总以为图书馆裏能邂逅纯情小公主。他的思想已经落伍了。

我早知如此，并没有存太大期望，与其寻找 100%的女孩，倒不如转移目标去找 50%的“咸书”算了。摄影部的那些图书柜上，也有机会找到一些人像摄影的书籍，间中发现一些女模特儿赤裸地呈现在一些艺术式色情照片上。原谅我搞不清甚么是“艺术”、甚么是“色情”。

突然间，我感觉到一股压力向我移近那是一种天生的警觉。就像是别人在背后盯住自己。

慢慢地，我整个人有一种双脚离地、心愈吊愈高的感觉。

我发觉自己的双手在微微发抖。

不！应该说是：手上的书在微抖，令我双手也受震汤而鼓动起来。

除了惊栗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形容词来形容此刻的心情。

正想合上手上的书，将它抛离手中，可是目光总是牢牢盯着揭开的页

数上，怎移也移不开。

那是 100 页。

那是一帧女孩的侧脸全身照片。剪着清爽短发，标致玲珑约五官，穿着薄薄的红色长袖 T 恤，配以一条紧身牛仔裤、黑色平鞋。

她对我笑，眼睛在向我说话。

“嘿！”“喂喂！”“喂喂喂喂！”我整个人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吓至全身一震，一抬头，梁小明不知何时站在我面前了。

他问：“找到 100% 的女孩子没有？我一走进成人部，就被管理员拦住了。我说要找哥哥，才批准我进来，真令我面子尽失，我们走吧！”我恍恍惚惚的望着小明，他一声不响抢过我手上的书，“啪”的一声盖上。我不知那来的恐慌一种失去的感觉一拳把梁小明抽在地上，抢回了书，急急揭开第 100 页。

还是那帧相片，还是那个女孩，还是那个的姿势。

我大叫：“就是她了！就是她了！”她就是我心中 100% 的女孩了！

我用指头轻抚看照片中她的脸，感觉好失落。

梁小明从地上爬起来，他瞧见我的痴相，好像知道了原因，沉默了一会，他首次一本正经对我说：“这本摄影集，出版接近二十年了。”我呆了半晌，说我知道了。

我把摄影集慢慢的放回书架上。

“要借书吗？”小明说：“我有图书证。”“不必了。”“真的不借？”“因为要还。”键入：lanthe

凌晨三时的决定

作者：梁望峰

【摘录至短篇小说结集《毋望我》】

深夜，传呼机响起来。

我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伸手取过传呼机一看，是他，留下家裏的电话号码。

难得啊，才凌晨三时，竟然在家。

我没有打算回覆他。

我起了床，走出房间，看见同居女友也还没有睡，坐在沙发上看粤语残片。

热了两杯鲜奶，递一杯给她，然后两人不作声的看着电视。其实只是眼睛对着萤光幕，情节根本没有看进去。

同居女友没有过问我甚么，每个人都有心事一堆，最后是我自己按捺不住，说了：“他刚才传呼我。”女友转过脸来，对我淡淡的微笑，等我说下去。

“问问自己，还喜不喜欢他，已经答不出了。他做了太多令我失望的事情。但我知道，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又一次的原谅他，然后大家像没事一样，而我则等待他下一次的背叛。

是个恶性循环，真吓人。”女友感慨的说：“男人把我们看作甚么呢？圣人吗？”我说：“不知是谁说的，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只是两种东西沙发或床。”女友扬一道眉，“用来放，或用来睡。”我双手捧杯，呷了一口热鲜奶，“可怕，我是张沙发床。”女友听见，笑起来。我也跟着开怀笑了。

这是我们这个年代学回来的高深本领，悲伤的时候，不会哭，只会笑，而且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哭，是人被盖过头躲着才做的事情。

我说：“会有例外的男人吗？”“是人间极品。可遇不可求，一生中可能不曾遇到一个。”我凝视着女友很久。

是的，所有女人都希望第一个男人是最后一个，更要是个好的。但谁可以做到呢。找到的，应该去买六合彩。

这时，房间里的傅呼机又响起来。

女友说：“对别人狠一点，对自己一些。”我说我知道了，把身体舒服的倚到沙发背上。

遇见 100%的男孩

作者：梁望峰

【摘录至短篇小说结集《毋望我》】

我每早也会专挑巴士落车门口旁边的双人座位，靠窗那边的座位。

今天我上车时，见座位已给人占据，便站在那人面前，死瞪着他，直至他不自在得让座给我。

我立刻坐下去，望向玻璃窗。

车裏的人一定把我看成又一个因精神压力而得了神经病的女学生。

我舒口气，幸好，未到 he 上车的站。

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孩，头发梳理得很乾净整齐，样子有点孩子气。

他在进海底隧道前的一个站上车，车裏的座位，每次都很早坐满，他只有“永恒地”呆站着。

今早下着很大的雨，窗外是一条条向下爬动，像透明蚯蚓约雨水，窗内蒙了一层雾气，车裏搭客却异常的少。不知他会否不到？我把书包抱在怀裏，下颚抵着冰凉的书包。

这个时候，巴士的门一开，他踏进车厢，与我的眼光碰个正着。

我几乎弹了起来，心裏叫糟。窗外的景象被雨水遮蔽了，我竟没留意到，在车厢最少人的日子裏，给他看到我像动物园长颈鹿讨吃的滑稽模样！

本来，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头倾侧 49°凝神望窗，或拿出书包裹二寸厚的英文小说做个文艺样子。

现在甚么也告吹了。

他惯常地站在同一地方，可能是刚才那怪相的缘故，他一直盯着我。

然后他突然举步，走到我身边！

我像呆鸡般张口望着他，他说：“唔该。”原来他要坐在我身旁空置的座位。我狼狈地移近窗边，腾出多点位置。

“谢谢。”他坐下。

我的口唇开始乾涸，想打开窗让凉气吹吹我赤红的脸颊，但外面的雨太大，开了窗不消一分钟便会像刚洗了头。我的心噗噗的乱跳。

斜眼看他，他在看课本。很棒啊，念的是附加数学。

一个人的优点不必是俊美、能干。喜欢一个人可以为他的口头禅、怪癖好、身上的肥皂味，甚至，因为他在巴士上看附加数学课本。

他有多高，是五呎八吋还是十吋，体重是否超过一百三十磅，我从没

留意。

离他那么近，我简直有点呼吸困难，我怕稍一分神，便会失仪。

但在稍后的几秒钟，我差点叫了出来！

窗框上有只巨型蟑螂向着我爬来。

我全身僵硬，那是我怕的许多东西中的头数位。

整个车厢很静，只有巴士摩托声、他揭书页的声音、窗外的雨声，还有蟑螂脚部郁动的声音（我似乎听到啊）！

我死盯着它，怕失了它的踪影，没有察觉它已爬进我的衣服内。

我感到身体发麻。

肩膀给拍了两下，我“啊”了一声。

“我和你调个位子。”他盯着蟑螂。

我腼腆的站了起来，“谢谢。”他坐在窗旁，过了不久颈项开始冒出一滴滴汗，眼睛没有离开过蟑螂。

我才知道，他也怕。

我顿时感激起来。

本来，怕蟑螂对男孩子来说可能是个缺点，把他原本值 80%的本质降至 70%，但他为了让我安心而去面对那可怕的生物，他在我心目中顿成了 100%。他下车时，傻呼呼的抹一下额上的汗，回首对我笑了笑。

可幸的是，他并没有对我说过：“你是 100%。”我也没有。

100 我宁愿做一个 80%的女孩，喜欢一个在本质上也只是 80%左右的男孩。如果双方也这样想，其实在心裏对方已是最好。

这是一门很考究的数学题，我只追求差不多的感觉。

他可能是 100%？我想是吧。

如果他细心得察觉到我每天坐巴士下车处旁的座位，是为了从玻璃窗上看他的反影，他便是了。

键入：lanthe

意外情人

作者：梁望峰

序幕

那纯粹是意外，无人预料会发生。

韩彬亲手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生，令她由健全变成残废。

最意外的是，韩彬爱上了她。

第一章

错误的开始

韩彬的家和学校距离不远，天天惯了步行往返，那天早上他赖床太久，恐怕要迟到了，而街外的气温高得要把人蒸发掉，他只好求助于计程车。

平日空置街车满路皆是。到了危急时，照例久久不能截停一部。时间愈见紧逼，韩彬在路边瞪目跺脚，急如热锅上的蚁。他去士多买了罐汽水降火，付款时却见一辆无乘客的街车疾驰而过，扯也扯不回，不禁火上加油，心情坏到透顶。

本可改乘巴士，韩彬偏不甘心，就是要和全港九十几辆巴士斗气，誓要坐进一架有空调的出租车才罢休。

都是为了一口气。

终于远远瞥见一辆空车，韩彬把手举高扬了又扬，除非司机是盲的，否则这辆车非他莫属。假若司机拒载，他一定会记下那车的车牌号码，到运输处告到他掉裤子为止。

一定！

车子亮了指示灯，表示会贴近路旁。驶近至二十多呎处，突然杀出一个身穿校服的男学生，抢先把车子截停了。

韩彬睁着眼、张着嘴，错愕得像是吃了一记无名耳光，他怒吼了一声，冲前去和那男生理论。

男生已跨进车厢内，关上了门。韩彬在车门外使劲地敲看门。男生没有望他一眼，他向司机吩咐一声，司机显然不想节外生枝，猛踏脚掣把车子急急驶走了。

男生在车厢内转头，在车尾玻璃窗前向韩彬笑笑，做了个粗鄙不堪的手势。

韩彬呆在路边，整张脸涨红得像关公，他激动地把手上半满的汽水铁罐使劲地摔向那出租车。

出租车在前面路口拐了弯，韩彬一下不能摔中，却无意地砸中一个走在行人路上的女孩的头。

女孩的额角立时冒起一片褐红，身体向马路旁一倾，迎面驶来的车辆把她撞倒，她被抛离两米后倒卧在地上。

韩彬见这女孩子满身满脸都是鲜血，静静地躺于马路，他的脸色蓦地煞白，双腿完全不听使唤，一直在向后退……

第二章 罪魁祸首派了成绩表。

八个科目中有三科不及格，都有四十几分。全班名列二十二，算是中规中矩了。

回到家，把成绩表交到爸爸手上，他看了几眼，随便提笔在家长栏上写了个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签名，把它合上递回给韩彬，说了一句：“下次再勤力点。”韩彬在喉咙裏应：“是。”妈妈坐在爸爸旁边，没作过一声，也没有看他的成绩表一眼。

韩彬斜眼望见她细看看妹妹的成绩表。成绩表是粉红底色的，里面是清一色蓝墨水渍，看得人心旷神怡。

韩琉考全班第四名。

做哥哥的没话可说。

可能欠了这么一点点血缘，使两兄妹智商差天共地。

韩彬取回成绩表，回书房锁上了门，大字形地躺到软软的床褥上，眼睛望着天花板，耻辱的感觉从心里慢慢渗出来。

韩彬没有可怜自己。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己天生蠢才，也没什么好怨的。

他感觉耻辱，是由于输了给自己人，不是街外人。

伸直双臂把成绩表高高举起，吊灯射透索 y 裸滂涨阪 Z 表，褐红色不及格的分数很有点刺目 像画破皮肤，伤口溢出褐红色般刺眼的鲜血 爸爸刚才看时，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便草草签了名，眼不见为干净。妹妹在门外叩门，叫他吃饭。韩彬应了一声，便打开房门走出客厅。客听没有开电视，每逢派成绩表当日都是这样的。他盛了饭，在桌前坐下，低头自顾地把一口一口的饭塞进口裏去。韩琉的成绩退步了，她也不敢作声，气氛

幽静得如身处鬼域。

没有电视声，一家人也难受。韩彬三扒两拨，速速把饭送进口裹，速速站起身离座。

爸爸瞪了韩彬一下：“多吃一碗吧！”韩彬做了个胃气胀的表情说：“饱了。”“不要添饭，只吃菜吧！”难道你以为我是食物焚化炉？“真的饱了。”韩彬的表情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匆回书房，锁上门，顿觉天下太平。

做了一会儿功课，便准时扭开收音机。那是个主持接听听众电话的节目，听众将心事尽诉，男主持静静地聆听，和听众一起欢笑一起愁。

韩彬每夜都准时偷听别人的故事。

很多时别人的故事，也是韩彬自己的故事。或多或少，总有关系。韩彬看着慢昼，呷看汽水，男主持收听了另一位女听众的电话。

那女听众的声音不大入咪，开口第一句话却令韩彬震动：“我半年前交通意外跛了一条腿。”韩彬像被针刺了一下，整个人弹了起来。

她说她叫静，显然是个假名。

她的语气相当平和：“跛了一条腿，男友火速远走高飞，想抓人，又追不及他。”韩彬把音量扭大，发觉双手抖得很厉害。

她轻描淡写地说：“腿未跛之前，我是运动健将，现在走一百米路也要十分钟，你说是不是荒谬？”男主持静静地聆听，没有给任何意见和安慰。这是他的好处。有些主持人，时而道貌岸然地向听众训话，时而搏共鸣般替听众伤心悲愤，自以为是社工，使人见笑。她的语调突转悲凉：“我是给人害跛的，罪魁祸首现在仍逍遥法外。”韩彬的手一抖，水杯打翻在书台上。汽水渗入压着台的玻璃下。他浑然无所觉。是她，是她。

韩彬感觉到。没有错了。

她对男主持直说：“如果我找到那人，我会杀 - 死 - 他。”韩彬一颗心砰砰地跳，几乎要从口腔跃出来。

她幽幽地问男主持：“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做？”男主持正想开口说话，时间刚好十时，男主持被逼把节目中断，播新闻报告。她不用搁线，会在节目完毕后与主持继续详谈。听众却无缘继演听下去了。

韩彬怔住，他不会知道男主持和她的对话了。

他顿觉激气，便索性把收音机关掉，双手掩着脸，很久也没有把手放下。

第二章 美丽憧憬

“有做过错事吗！”韩彬问泥明，“不能补救的错事。”“有呀！”泥明望着天空。

“是什么呢？”韩彬问，问得有点焦急。

“我出了世，世上从此多了一件废物。”泥明望着天空，“是不能补救的错事。”韩彬泄气。他也看看天空。泥明看看天空。

两人都在看天空。

“有谁没有做过错事呢？！”泥明指指天空，“我们都做过不能补救的事。天空穿了一个大洞，我们难辞其咎。”韩彬耸耸肩。“你做错了什么不能补救的事呢？”泥明突然问。韩彬不答。泥明也不问，继续看天空。“发生在半年前。”韩彬眯起双眼突然说，“这件错事。”泥明点头，望向韩彬。韩彬微微转过脸。“不再看天空？”泥明歪看头拍拍他的后颈。

“因为颈痛。”韩彬斜睨泥明一眼，低下头，倍觉难启齿：“是有关一个

女孩子的。”泥明按一按肩，眼睛直直看看前方，没有打断韩彬的话。平日他会考虑笑谑：你搞大人家的肚子呀？韩彬似在搜索枯肠，希望找出一组适合的开腔辞句。他正想说话，上课钟声就在同一刻响了起来。韩彬反而如释重负，全身的神经放松下来。

“我们上课室了。”泥明摊摊手，没有再问什么。他知道韩彬有心理障碍，那是件令他想起都会发恶梦的错事。

泥明却不是十分愿意分享别人的好梦或恶梦。他为玲儿的事已够烦，不想受吓了。

回课室前，韩彬问泥明：“如果我将秘密告诉你，你会代我守秘密吗？”泥明笑了起来：“不可以，我做不到。除非你不当作秘密告诉我。”韩彬苦笑，泥明对他仁至义尽了。

“到一天我不认为是秘密时，我会告诉你。”泥明微笑着点头。

大半天上课时间都十分宁静，悠悠闲闲又过去。最后一堂是周会，今次由戏剧学会负责表演话剧。韩彬是学会的干事，获委派了重任 - 负责搬运布景道具。他在第七堂提早离开课室，徘徊于大楼储物房与礼堂搬动大件大件的木板台凳。虽然辛苦，总比闷死在课室发臭要好。

来回上落全靠学校唯一那部旧式升降机，它绝对要比韩彬年老得多，运作时会发出呼呼的怪声，乘搭它分分钟比行楼梯慢。但韩彬背负着大块大块的木板在走，滚下六层楼梯又有谁同情？他把一大堆木板和台凳全推进升降机内。把这狭窄的密室塞满了大半。

他用力地按动关门掣超过五次，机门才慢条斯理地关起。升降机才下降了一层便停顿下来。机门慢慢打开，表示有人进入，韩彬以为是老师，蹦蹦跳跳的男生很少忍得住儿这部电梯的蜗牛速度，所以他稍稍移近电梯内侧，让出位置来。

机门完全打开，韩彬看清楚门前的人的面孔一阵恐怖感袭胸而来，令他熬骨。

她一拐一拐地步进来，韩彬连扬起手按关门掣的动作也忘记了。

做恶梦地做不到这个地步，与他共处一梯竟是他意外弄伤的她。

机门在十来秒后才迟钝地关起，她有些奇怪地看他一眼。韩彬由心里寒出来。

想夺门而去，却迟了一步。

升降机轧轧地往底层下降，途中突然剧烈地震了一震，轧轧声消失了，韩彬感觉到它卡住不动。

韩彬心里发慌，如果老古董在这时失灵，他宁可与它同归于尽。

他连忙伸手按感应钮，害到那塑料按钮陷了下去，也还没有反应。

此时她开口了：“电梯坏了。上星期我也试过。”韩彬和她贴得很近，几乎是肩贴看肩，四围都是布景板，布景板发出油漆甫干的难闻气味。

韩彬哪敢开口回话。回话以后必有回话，他根本不想认识她。

她伸长手臂去按警号掣，手臂无意地轻碰了韩彬一下，韩彬全身立刻冰得如冰箱冰过一般，牙齿卡嗒地抖着。

警钟紧急地响起来，她开声笑道：“如此一响，势必轰动全校舍。”韩彬勉为其难地陪她笑笑。

不久，老校工的沙哑声音由外传入：“裏面有人吗？”韩彬和她同时应了一声，韩彬的声音十足在呻吟。

外面静了两秒，老校工提高了音量，声音带点讶异：“懂憬，又是你。”
“是哩！”她嘲讽看说。

韩彬听到“懂憬”两个字全身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震。真是懂憬，真是她。韩彬在意外发生后一直有留意新闻，受伤的女孩也叫懂憬。没有错了，不是做梦，我的老天！

老校工在外头说：“我在十分钟内把门弄开，你们忍耐一下。”韩彬掩看半边脸。

懂憬忽然问：“戏剧学会搬道具？”韩彬一颗心在剧跳，对她笑了一下。

懂憬转过身于，敲敲其中一张木椅：“我能够坐下一会吗？”韩彬想到她那一拐一拐的腿，不断站立会令她辛苦，他就紧张地把杂物踢到一边，给懂憬舒服地坐下来。

懂憬说声谢谢，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像跟自己说：“我愈来愈不中用了。”韩彬沉默。

升降机内的油漆和木糠气味令人欲呕。

过了一会，电梯外仍无救驾动静，韩彬沉不住气，对懂憬说第一句话：“你是中六新生。”“是，今年才来。”懂憬笑。“你们男生没有预期中的大惊小怪。”“想当年。”韩彬的眼睛看看天花板那停止运作的抽气扇，“中六开始兼收女生时，个个像金鱼佬，目不斜视地看女生。”懂憬马上笑。

韩彬也笑。

这一笑之后又是沉默。

懂憬俯身绑紧鞋带，韩彬留意到她的右脚鞋底比另一边要高出一吋有多。

韩彬觉得难忍耐，外面还是毫无动静，他忍不住用力叩门。

懂憬坐看笑，“上次搞足半小时，我才走得出去。”韩彬一吓。

“校工说十分钟内把门爆开。”懂憬摇摇头。

“半个钟头。和你打赌一餐饭。”韩彬苦笑，他站得腿也酸了。他搬开木板，蹲到一个角落和懂憬对视着，他说不出是害怕抑或内疚。

懂憬从裙袋裹取出烟包，把韩彬吓了一跳。

韩彬错愕地摇头。

懂憬的手没动。

韩彬补充一句：“我不抽的。”懂憬笑笑，夹一枝香烟在食指与中指间，以娴熟的手势点燃起来。

韩彬看进眼裹，满心不是味儿。

小小空间中，静到可以听到烟在燃烧的声音。

再过五分钟，老校工才施施然在外面进行救援行动，机门似在摇摇欲动，他想用铁笔撬开门缝，但又谈何容易？懂憬微微昂起头向机顶上的抽气扇喷烟，那个坐姿的曲线很美。

韩彬看了一会便不好意思地垂低头。

懂憬又点起另一支香烟。

“你不是读中五、中六的。”“我读中四，课室在四楼。”“难怪开学两个多月，一直没碰见。”韩彬苦笑。他也没料到会碰到她，而且更在一所男校内，世界也太小了。

老校工终于把门撬开，已是半小时以后的事情。

他见电梯内烟雾弥漫，毫没大惊小怪，只是对韩彬说：“有女生在，抽

少点吧！”韩彬但觉啼笑皆非，与憧憬互望一眼，也没有解释。

憧憬向韩彬会意一笑，一跛一跛地步出电梯。

韩彬凝视看她有缺陷的腿，走五层楼梯也要依靠电梯，想想她健全时是跳跳蹦蹦的，他希望能代替她受罪。

第三章

遥遥惦念

乖仔：

虽然你没有给我任何回信，但我的心是没法安静下来的。你小的时候，只能靠你爸爸给我的几行字中知道你的近况。你的一些生活照，你在九龙公园的花篱笆拍的和在家中床上拍的，都使我对你的生活多些了解。这些年来，我寄出信后，就好象寄出了一个希望，但等了很久，我心中又只有一片落寞和失望。

我问过你爸爸，问你有没有收到信，他说每封信都应该成功到达你手上的。但是为什么你不回信呢？我不敢问。我心里明白，对于这个妈妈，你真的不想认了。我不知应否向你解释，其实解释了你会明白吗？我离开香港时，你还很小，我带你在身边是不行的。至少在香港有爸爸带你，还有一个安定的家。

这样作抉择的时候，总会有种顾虑。不得已的处境已发生了，要人抉择，我当时也就只有忍着痛了。

乖仔，你要想想，当时我带你在身边，不错，可以日夕地对着自己的骨肉，你会给我带来安慰，我可以除去刻骨铭心的深深思念，但你的生活能够安定吗？你的爸爸恳求把你留在身边。他始终是你的爸爸，他舍不得你，就如我舍不得你一样。

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

当时，你还小，只有六岁，不能自己有所选择，如果我把你带走，现在可能你在怪你爸爸了。

其实，乖仔，当你再长大一些的时候，你会慢慢体会到，人一生有时会有无可奈何的时刻。我们有时会自己怪责自己，会内疚，有说不出的痛苦。但想想那个处境，好象避不开的。有时，我多希望自己不在那深渊中。

十年前来到加拿大，强忍心中的思念。那时候，一想起你，就心如刀割，我不敢想，只有把自己埋在工作中，努力地不去想，不让思念萌生。但人总有休息的时刻，当停下来时，疲倦不堪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乖仔，妈妈每次写信的时候，都看成正在写日记一样。写日记，怎么会有回音呢？但写日记，总把自己的心事写了出来，好象有一个聆听的朋友。我不想郁死自己。

一个我亲生的孩子，六岁时，我离开了他。现在，他十六岁了，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生活的大概情况，我还是很放心的。小时，我亲看他，把他抱在怀里，他喜欢睡觉时踢去被的。而现在，每当夜半时候，我惊醒了，我能做什么呢？加拿大现在正是秋凉气候，枫叶红，很美的。我知道，如果我的孩子在我身边，景色定会更美。

妈咪

收到妈妈的信，韩彬读后，便把信纸折成一小块放进自己的小夹万内，把它上锁，放进书台抽屉最深处，再把抽屉锁上。

整整两大页纸，嘘寒问暖和关怀，却牵引不起太大的感动。

毕竟已十年不见了。

妈妈是什么样子的，韩彬理所当然地忘记了。她曾寄过近照来，对韩彬来说，相片中的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妇人，他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亲生妈妈和相片中的妇人两者牵连起来。

不知为了什么。

虽然她真是颇关心韩彬的。

此时韩琉在门外敲了一下门，探头进来。

“哥哥，你睡了没有？”韩彬在书台前转头看看她。

韩琉蹑手蹑脚地关上门。

韩彬笑。

“那么鬼祟，有什么事见不得光？”韩琉从身后取出一张漂亮的贺卡，摆在韩彬眼前：“在上面签名吧！”韩彬在逗她：“卖身契？”他打开贺卡一看，是给最亲爱的母亲，里面写上“生日快乐”四字。

他没说什么，草草在卡上签上名字，和爸爸在成绩单签上的名字一样难以辨认。

韩琉喜孜孜。“我买了生日蛋糕，明天你早一点回家庆祝，知道吗？”韩彬说声好。

韩琉开门后又关门，像记起什么似地说：“不要让妈妈知道，要给她意外惊喜。”韩彬无语点头。

“哥哥晚安。”韩琉打开门说。

韩彬望看她离开书房，他想，她称我为哥哥，很亲昵的，完全是她一直以为我是她的亲大哥。他又想，如果一直以为家里的妈妈就是亲生妈妈，那有多好。身在这个不完全的家，像缺了块的不完整拼图，很难叫他再投入。一直到深夜，他也没有睡，想走进厨房喝水。客厅外仍有光线，宁静中有断断续续的对话。

他靠在门框上静听。

是爸爸的声音。

“小彬成绩愈来愈差了，他这样的成绩，将来怎么办？”“能怎样？只有等会考完了出来做工。不如想想，迟些送小琉到哪里留学会更好？听说加拿大那边不错。”妈妈说。

“加拿大 中学是不错的，大学是英美的好。”爸爸迟疑了一会才说，声音充满忧虑。

“是。但，小琉读中五才去外国，可能会不适应。”韩彬不想听下去，把虚掩的房门重新关好。

并悄悄上锁。

爸妈不会担心自己的将来。

也没有问过他自己想怎样。

韩彬感到自己像件次货。

他们有当过自己是儿子吗？应该是有的，但每次想起儿子前，必先考虑亲女儿。

韩彬想，换转他是父母，他也会如此。

开始有点挂念亲生妈妈。

不知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第五章收不到的信剪刀

总令韩琉联想到决绝。于是她又用她的剪刀去剪断哥哥和他亲母的感情。把房门上锁后，韩琉把那女人寄给哥哥的信，一封封叠起来。信纸内每个字，她倒转也可背出来。她拾起锋利的剪刀，逐吋逐吋剪，把信纸剪成条状，再把条状剪成碎块。十几封韩彬从未亲自收过的信，从未看过的内容，就这样变成千百块没用的纸屑。韩琉把所有纸屑向窗外一掷，纸屑在半空随风翻飞，骤飘骤降，如漆黑中的飘雪。

韩琉心满意足，她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

任何人意图拆散自己的家庭，家里任何一分子也有责任驱逐外人，保卫家园。

韩琉不认为哥哥有需要认回他的亲生妈妈。

自己的妈妈总算待他不薄，总算令他衣食无忧。

她不希望被爸爸的前妻有机会破坏这个家庭的和谐 由她知道爸爸有个前妻开始。

那是个下雨的日子。

她放学回来，在家里的信箱发现一封露了出来的信。本来锁匙由妈妈保管，她从不理会信件的，但既然随手可拾，她一手便从信箱把信抽出。

信给她这样用力地扯出来，信封的边缘被撕破了，能见到里面有张贺卡，贺卡的一角露了出来，她看清楚，回邮地址是加拿大，信是由 Ivy 寄出的，收信人是韩彬。

是哥哥的信。

他一直就读男校，怎会和一个叫 Ivy 的女孩子通信。

韩琉的好奇心沸至顶点。

就在此刻，一张折成小块的信纸从信封的缺口掉了出来。

韩琉捡起信，倍觉心如鹿撞，偷看别人的信件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如果不让当事人知道，对偷窥者来说，就没有所谓道德不道德了，但求满足好奇心便是，只要保密，对当事人没有影响。

于是她揭开了信纸，开首第一句已令她惊骇不已。

“乖仔”再读下去，韩琉觉得既生气又可悲，韩彬，不是亲哥哥的秘密，全家都守口如瓶，瞒骗了她十三年。

足足十三年。

他们当它是什么？她是谁的女儿？连她自己也不敢确定。

一踏进大厅，扔下书包，她面青口唇白地搜查妈妈存放证件和护照的饼干罐子，看清楚自己的出世纸上写上母亲的名字，她才没有流出眼泪。

搜出哥哥的出世纸，母亲一栏真是陌生的名字，她有说不出的悲哀。

韩彬不是她最亲的哥哥。

他和自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做了十三年兄妹，突然发觉与自己共处一室的是半个哥哥……半个陌生人，叫她怎样去面对？以后怎么办？韩琉后悔看了那封信，却没有后悔知道真相。

她认为自己有驱逐外人的责任，不可以让那个外面的女人破坏这个家。

她偷偷把妈妈的信箱锁匙复制了一把，每天放学回来检查信箱，一见有 Ivy 的来信，便立刻把它偷偷地藏起来。

只有这样，让韩彬心无旁骛，让他渐渐忘记他的亲母，专心做自己的

哥哥，做妈妈的好儿子。

她不觉得自己的偷窃行为是种罪行，甚至不是错误，她只是替天行道。

今天妈妈比她早回家，比她先开信箱，所以溜了一封到韩彬手里，韩疏为此不高兴了半天。气闷起来，把近四个月以来收起的信件，一把毁灭了。让一切随风而散，然后她愉快她笑了。

第六章 思潮起伏

自从昨天遇上憧憬后，韩彬的心一直没法平静。

在街上碰见并不稀奇，但在学校碰见……尤其在一所男校内，遇见一个男校女生，而自己又是亏欠了那女生的，机会率不超过一万分之一，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命中注定他要面对他的罪。

逃逃避避已半年了，他还是为那宗意外深深责怪自己，他骗不到自己。

上学前他在意外地点驻足一会儿才返校。

去食物部时他听见两男生在谈话。

“我班那新生，其实可以追。”“可惜是跛妹。”“不计下半身，身材面貌也蛮好。”“没有下半身，追求没意思。”两人语带双关，时而猥亵地笑。韩彬闻言，感到碍耳之极。“她进来一季，我听她说得最多的是：

X.““什么？”“

X““你有没有夸张了一点点。”“没有。”那男生正正经经地说，他不似在说谎。韩彬把身子挪近两人一点，装作若无其事地在继续喝可乐。看操场的球赛。

“她也抽烟，小息时和我们齐齐吞云吐雾，她抽 YSL。”“真是女中豪杰。”“可惜是跛妹，如你所说。”“不是跛妹，你也不敢埋身。你清楚她的底细？”“你认为呢？”“总之不会清自到哪里，离远一点好。否则让你父母兄弟替你送殡，总教人于心不忍。”两人说到这里便转换话题。

韩彬坐着呆了很久。

“呆呆地在想什么？”泥明握着汽水蹲到他面前。“何不向家计会求助？”“去你的。”韩彬挥挥手。“很烦恼。”“经期时是这样的了。”泥明在他身边坐下。“无须惊奇。”韩彬双手掩看面孔。

泥明摸摸他的头。

“又是关于那女孩子的。”韩彬放下手，看看泥明。

“你怎样知道？”泥明笑了笑。

“男人的烦恼，除了女人和钱，还会有什么？”韩彬苦笑。

泥明看着操场上的球赛。

韩彬看着泥明。

“我还是告诉你吧！我那件错事。”泥明看韩彬一眼。

“觉得不胜负荷了？”韩彬哭丧看脸笑。

泥明继续看操场上的球赛。

韩彬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述说了一遍。

泥明看着球赛，也不知有没有听清楚。

韩彬说完，良久沉默，泥明听后也在沉默。

过了足足三分钟，韩彬沉不住气了。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泥明怔怔地看着操场的球赛。

“喂喂。”泥明突然转头瞪目看着韩彬。

韩彬给泥明这副阴沉的样子吓了一跳，泥明从来都是嬉皮笑脸的，谁料他会这样有失常态！

韩彬嗫嚅放轻声音：“我只是想问问你的意见。”泥明的面色缓和下来，他好一会才说：“同在一间学校，多多少少也会碰个正看的，避不开的。”韩彬点点头，但从答话中知道泥明心不在焉。

韩彬扬起一道眉。

“泥明，你是否想到什么？不妨直讲。”泥明完全回复笑脸。

“没什么，没什么。”韩彬是知道泥明有心事的，但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泥明笑着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发生意外啦：而这些意外都不知道从何追究的，例如核电厂爆炸，累死很多人，我们可以责怪发明核电的人吗？例如飞机失事，很多乘客罹难，没理由断定机师就是罪人。很多事根本无人想发生的，但毕竟发生在自己身上，只好怪自己生坏命了。”韩彬听完泥明的一番话，心里舒服了一点。

泥明叹口气。

“事到如今，你只有尽量对她好一点。”韩彬垂低头，再抬起头时说：“我应该对她说出事情的真相吗？”泥明瞪着他。

“隐恶扬善吧！大哥，你想她激到爆血管才罢休？”韩彬犹豫地点了点头。

然后把双手掩看脸。

第七章 一见如故

放学的时候，韩彬准备离开了，他答应妹妹早点回家。

路经操场时，他见到懂憬静静地坐在长凳上看男生打排球。

很专心地凝视看。

韩彬停住了脚步，在后面看看懂憬。

凝视它的右脚。

那垫高了的黑鞋。

韩彬咬咬牙，提步想离开了。

一个排球滚到懂憬附近，懂憬站起想把球抛回去，有个男生快了一步，跑过去捡起了球。

懂憬失望地生回凳子上。

韩彬静静地看看。

他走到她面前冲动地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懂憬昂起头怪怪地望看韩彬。

她拥有高鼻梁大眼睛，很现代的五官。身边应该有很多男生围看，不应独坐在这里。

懂憬突然笑了。

“我知道的。”韩彬的心砰砰地跳。懂憬露出牙齿笑。

“昨天打赌输掉，今天自动投案，想请我吃饭？！”韩彬在笑，摸一摸面孔，又不语。

懂憬继续看看排球赛，对韩彬说：“陪我看完球赛，再请我吃饭吧！”韩彬一时间没有主张，只有依她的意思，坐到她的身边。

“你中四哦？”“是。”“十五岁？十六岁？”韩彬清清喉咙说：“十七了。”

老饼一块。” 懂憬盯他的脸。

“留过级了？” 韩彬微笑。

“幼儿园二年级留过一年，讲都没有人信，是爸爸告诉我的。” 懂憬也微笑，目光很暖。

“很好，我不必当你小弟弟看待，我也十七。我早了点读幼儿园。” 韩彬偷偷看看懂憬，她是个开朗的孩子，不是说话都会涨红了脸的那种类型。

韩彬很少和女性交谈，他对着懂憬，却没有太大的不自然。

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以前是排球队队长。” 懂憬突然说。

韩彬像给人毒哑了般，张大嘴巴已作不了声。

“是以前的事。” 懂憬看看打得起劲的排球男将。

韩彬偷偷看懂憬一眼，跟着垂低了头看着地。

懂憬反而笑了起来。

“也好，现在可以省点气力，看人打到气喘如牛，惨过做应召。” 韩彬笑不出来。

打排球的男生一会儿后散去了，懂憬慢慢站起来，身子倾了倾，韩彬见到她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神情。

他连忙搀扶看她的手臂。

懂憬立刻用力甩开他的手。

韩彬征征地望望她。

她说：“我站得住脚。” 她的神色很倔强冷漠。

韩彬慌忙地把手伸进裤袋，“对不起。” 懂憬稍稍垂头，压低声线说：“我只是坐到脚软。” 韩彬立刻附和：“我也是。” 他正想询问她往何处去，她出校门便随手召来一辆街车。

两人坐稳后，司机看照后视镜问他们的目的地。韩彬望着懂憬。懂憬看着韩彬说：“说出你家地址。” 韩彬愕然，司机有点不耐烦了。懂憬再催促：“快说呀！” 韩彬难堪地说出了家居地址。车开动了，他十分为难地问懂憬：“回我我的家？” “你介意？” 韩彬本想说：那怎样行？但懂憬毫不觉尴尬，似乎是平凡不过的决定，自己身为男孩子，又怎可说介意？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从没邀请过女孩子回家作客，说来自觉非常失败。懂憬见韩彬面有难色，她笑着解释说：“傍晚那套电视剧，我天天准时收看。你试说有哪家餐馆有电视供应的。” 韩彬恍然大悟，怪不得她。

路经那个意外地点，懂憬隔着窗看出去，脸色有点难。韩彬扮作若无其事般望看那一边窗，他心虚得很。

再过两条街便到达韩彬的家。下车的时候，韩彬向她背台词：“我会对爸妈、妹妹说，我们是中六同学，我和你又是戏剧学会的会员，因为被派合为一个剧本，所以你到我家吃饭，我会在吃饭时提到剧本问题，你就说——” “读了十几年书，就学到这些说谎技巧了吧？其实简单，我上来借书，你勉强留我吃饭，行了？” 韩彬耸耸肩，不禁对懂憬另眼相看。

第八章

无法回头

大门打开，韩琉一看，眼睛瞪得像铜钱般大的，受了很大的震荡。哥哥

同一个女孩子回家。这次是第一趟。女孩子穿着与他同一款式的校服，只是下身换了裙子，她应是男校内的女生。韩琉把女孩子的脸孔仔细一看，

不禁喝一声采，她足以成为选美会三甲人选。

只是，只是她走路时双脚不平衡，往下看，原来是跛了右腿的，看她那特制的皮鞋便可知道。韩琉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顿觉倒胃口，好好一个美女，活活被糟塌掉。

当然她立刻佯作若无其事地迎上去跟她点头招呼。

哥哥的声音微带口吃：“她叫憧憬，是来借书的。”韩琉笑哥哥，“那又何须向我报告？”韩彬连耳朵也红了起来。

憧憬向韩琉打开话匣子：“我与韩彬同困电梯，所以认识。”韩琉嗤地一笑，不相信。

韩彬也自嘲一句解窘：“从此被困哦？”憧憬问韩琉：“有岑凯伦的小说吗？”韩琉眼睛发亮，像找到同道中人般喜悦，立即拉着憧憬的手进了自己的睡房。

韩彬不明白两女因何为岑凯伦一见如故，他以后会考虑以岑凯伦小说诱惑女孩子。

父母回来时，身边多了三个神憎鬼厌的人物，分别是三叔、三婶和堂姐思琪。父亲说专诚请他们来吃晚饭，为母亲庆祝生日。韩彬只想夺门而出。韩琉和憧憬从房间出来，韩琉的脸色沉到最底。经过韩彬身边时，她说：“请将电视机音量尽量开大。”韩彬依照它的吩咐做了。三叔、三婶坐下来便开始说他们讲授的大学课程和教育制度，日子有功，声浪比电视的还要大。

韩彬和韩琉两兄妹无瘾之极。

憧憬偷偷地问韩琉：“是什么人？”韩琉翻了翻眼睛。

“外星人。”过一会使开怡吃饭了，三叔、三婶仍没有收口的意思。

三婶认真地发表言论：“现在，中学生读书成绩普遍提高了，年年会考也有十个八个十优状元，会考实在变得太容易，就好象思琪今年会考，十A是志在必得的。”堂姐思琪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情。韩彬心里早已把三婶前十八代和后十八代骂遍。憧憬机智地向众人扬声：“各位吃饭。”一桌八人才起筷。母亲无端端挪揄韩琉：“小琉没有思琪那么能干，但会考时，拿三、四个A是不成问题的。”“是大问题。”三叔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三、四个A仅仅能入读香港大学，要入哈佛大学，没有七个A是不行的。”父亲又把矛头指向韩彬：“小彬会考全科合格便谢天谢地。”三叔托托金丝镜框，插嘴说：“读书怎可以这样，考不上大学，哪有前途可言？”韩彬咬紧牙龈低头吃饭，否则他怕自己要拍案而起了。堂姐思琪向韩彬和韩琉故作热心地开口说：“先天不足，也可以将勤补拙。如果需要补习先生，我可以替你们作介绍的。”憧憬此时边看电视边淡淡地说：“大学毕业女生一样要坐老板大腿，！”韩彬接看说：“坐大腿无分学历尊卑。”父亲立即咳嗽一声，严禁韩彬讲下去。母亲苦口婆心地劝道：“思琪是成绩最好的模范，小琉，你记着要向她多多学习。”韩琉心里想：现在谁是你的女儿，你那么喜欢思琪，要我来做什么？韩彬两兄妹和憧憬早早便退了席。韩琉在睡房里和憧憬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针锋相对，拿我和思琪的成绩作比较，不知是为了什么？”憧憬坐在床沿，答得简单：“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面子。”韩琉怀抱看枕头，在发愣。

憧憬看她一眼。

“其实你宁愿成绩差劲，烦恼减少。”韩琉静静地转看：憧憬见韩琉用心听着，便说下去：“成绩太差劲，父母就不敢拿你和别人比较了，你也不需拼到他们愈来愈高的要求了。”韩琉连连点头。

憧憬看看韩琉的反应，她说：“而且，就算你的成绩比堂姐优胜，也不可能胜过考取十优的会考生。在父母眼中，你的成绩永远也不够好的。若连和别人相比较的资格也没有，不就是活得更自在吗~~我看，韩彬就是个好例子。”韩琉动容，心中恻然。

憧憬摇摇头，感慨地说：“可惜你已难以走回头。”韩琉苦苦地笑，憧憬这位大姐姐太了解她，虽然她们只认识了半个晚上。

晚上九时多，韩彬轻轻叩了妹妹的房门。

时间已经很晚了，憧憬仍未有离去之意，她一直与韩琉耿耿在她的睡房。

爸爸送走三叔一家人后对韩彬说：“你那位朋友不用回家的吗？”韩彬鉴貌辨色，他知道爸爸不高兴了。

韩琉打开房门，她的神情很愉快，显然和憧憬谈笑甚欢，韩彬地想令妹妹开心，但爸爸不会明白这一点，他正思索恰当的字眼向憧憬开口，憧憬已早一步说：“我想我要回家了。”韩彬求之不得地说：“我送你回去。”韩琉不高兴了，她也太久没有谈得来的朋友，她马上满带期望地问：“憧憬你会再来吗？”憧憬笑望着韩彬。

韩彬心底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努力地按捺下去。

他向妹妹点点头，表示憧憬会再来的。他自己倒无所谓，总之妹妹喜欢便行。

韩彬和憧憬走出客厅时，爸爸正在沙发上看报纸，他温和地说：“嗯，这么快便走了憧憬笑看招呼。

“世伯，打扰了。”爸爸十分客气地说：“有空多来生吧！”韩彬拉开铁闸，不想看爸爸那副虚伪的表情。

在电梯内，憧憬凝视着韩彬，韩彬偏侧面孔看显示灯，情形如同第一次相遇时一样。

憧憬开口说话了：“想想如果我们又困电梯会如何？”韩彬苦看脸笑：“我和你猜枚如何？”憧憬微笑，她突然想到些什么，便说：“你妹妹说你是个好哥哥。”韩彬呵呵她笑：“哦！是吗？她说了真话。”憧憬笑了一下，有点奇怪地说：“现在很少兄妹像你们那样和睦相处了。”韩彬心里苦笑，也许就因为不是亲兄妹，他对她也尽量客气一点，免得她妈妈以为他欺负韩琉，向爸爸告状，弄至家嘈屋闭便麻烦了。所以他两兄妹的感情反而此真正兄妹们还要好。

世事总是那末使人发噱。

到达大厦门口，韩彬本想送憧憬一程，憧憬推辞了，她叫了一部出租车离去。

韩彬感觉很汗颜，今天她已搭第二程出租车了，他抱看头笑道：“不好意思，又要你乘出租车。”憧憬在车厢内说：“我近半年来都以出租车代步的，习惯成自然。”韩彬难堪地向她笑笑，车子便开动了，剩下韩彬一个僵在原地，想到憧憬的话，他有什么好说，似乎她的一百八十度转变都是由他所累。回到家里，爸爸仍在沙发上看报纸，这次他放下报纸大兴问罪了：“今晚上来的女孩子是谁？”韩彬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他简简单单地回答：“是同学。”爸爸立刻抓着韩彬的答话而无理取闹起来：“是同学便带上家来吃饭，你学校有千多个学生，那你每天要轮流带一个上来？何况今天是妈妈的生日，连三叔一家也来了，你竟然带这.....这样子的一个外人回家，真丢我脸。”

韩彬面色骤变，耳朵也赤红起来了，他很生气地说：“什么意思？什么这样子的外人？”他知道爸爸话中明显在挑剔懂憬的缺陷。爸爸也意料不到韩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韩琉这时走出睡房，她对爸爸说：“懂憬经常来的，她和我温习功课，只是你不在家，不知道而已。”爸爸顿时无话可说。

韩彬对妹妹温和一笑。

韩琉和哥哥眨眨眼睛，走向睡房中。

第九章 从今以后

韩彬在中文堂把自己和懂憬的事告诉了泥明。

泥明差点掉到地上去，不过他平衡力极好，用手掌一撑在地，便能坐回原位。

班主任呆狗狗看到，走过来敲敲泥明桌子。

“你在表演杂技吗？”泥明向呆狗狗点头。

“正职杂技员，兼职学生。”呆狗狗对泥明说：“MissKerokerokeroppi 昨天向我投诉，你整天上课讲话。”泥明瞪大眼睛说：“我四年来上课都不断讲话，她到昨天才投诉？”呆狗狗翻白眼，没好气。

泥明问呆狗狗：“MissKerokerokeroppi 除了投诉我上课讲话外，还有没有讲别的？”呆狗狗想了想，说没有。

泥明点了点头，向呆狗狗扬扬手。

“这个投诉我会处理，这里没有你的事，你继续授课吧！”呆狗狗呆呆地走向黑板前讲课了。泥明转身和韩彬紧张地说：“懂憬真的和你回家？”韩彬一记左钩拳抽中泥明的要害，食指抵在嘴边，看看四边无人注目礼，才低声说：“是懂憬主动回我家的。”泥明捣住被击中的要害，还在笑：“无所谓，过程不同，结果都一样。”韩彬急急挥手。“我们是清白的。”泥明阴恻恻地笑：“冲凉后谁会不清白。我的汗毛在灯光下还会闪金光。”韩彬感叹。

“泥明，你的思想真肮脏！”泥明笑说：“不及你的行为。”韩彬气闷不說話。

泥明拍拍他的肩膀，正经起来：“第一天就带她回家了，是不是太急了点。”韩彬没开口答是否，他眨眨眼睛说：“她一直在韩琉房中没有出来，出来时两人态度亲密，俨如姊妹。”泥明自言自语说：“一个中六、一个中四，怎谈得拢？”韩彬打了个哈哈。

“你问我，我问谁？”泥明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他郑重地提醒韩彬：“小心懂憬教坏你的妹妹。”韩彬的心一跳。

泥明皱了皱眉，正视韩彬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想我和你都不会相信吸烟的女人。”韩彬点头。

“谢谢你泥明，祝你今年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午饭时，懂憬站在中四教室门口等韩彬。

走廊上有男生向她吹口哨。

她竖起中指响应他们。

泥明推韩彬出去，“快拐走她，她要 and 全校男生有仇。”韩彬在众男生的注视下把她拉出学校。

坐在餐厅的座位上，他气鼓鼓地问她：“你是否活得不耐烦？”“他们惹我在先。”懂憬蹒跚地坐下，右脚屈曲得甚吃力。

韩彬盯着她的腿，心想自己应该拉椅子让她坐，心已软了下来，便好

言规劝：“男校每个男生都是禽兽，让我告诉你，他们怒起来，什么都做得出。”懂憬微翘看小鼻子，提高声音说：“他们敢碰我？！哼哼！”韩彬摇头失笑，喝了半杯白开水，然后又失笑。

懂憬看了韩彬一眼，又从裙袋中取出烟包。

韩彬老大地白着眼：“你一直抽烟的？由出生抽到现在十七岁？”懂憬燃起烟喷圈，盯着韩彬说：“不。我在半年前开始抽，因为破了一条腿，走都走不动，男友不知死到哪里去，一天抽三包也无人理。”韩彬张大嘴巴没说话，那一幕意外又在脑内回放。他想到一个好好的、健康的女孩子，因他而变成这个样子——自暴自弃。

“你觉得一个中六和中四学生走在一起是否不正常？”懂憬在用餐前扯到这问题上。

“你指我们？”韩彬旋转看杯子，“我们不正常？”懂憬犹豫数秒，点点头。

韩彬微笑说：“我们只不过偶然约出来吃顿午饭。别人说的话你大可不理，两个男生搭膊头就是爱滋基魔，一男一女又被说成癞凤狂龙，男校学生多数没事做，便说废话寻开心，他们才是不正常。”懂憬有点无奈地微笑了。

韩彬对她说：“转到男校后，环境适应吗？”懂憬想了一会才说。

“也没什么，去到哪里都一样，换一个新地方可令我忘记很多伤心旧事。”韩彬望望懂憬，他始终不敢开口询问她的过去，害怕懂憬比较起来，有种今非昔比的感觉。他只有技巧地问：“你觉得过去和现在，哪段日子较开心？”懂憬耸耸肩，淡淡地像说别人的故事：“没有开心过，一直都没有，一点也没有。”韩彬没料到会得到这个答案。懂憬也无需要在他面前说假话。

他把埋藏心底已久的问题问了：“你以前的男友不是对你很好吗？”懂憬看了韩彬一眼，苦笑说：“我以前有很多男友，每个都对我很好，可惜没有一个对我真心。”韩彬一下子不能听得懂，呆了半晌才明白她说的话。

懂憬直视看韩彬说：“所以找以后不想再有男友了，永永远远也不想再有。”韩彬吞了一口口水，不知如何反应，只好“嗯”了一声，心里滋味又酸又涩。

懂憬垂低头，她决绝地说：“现在我最需要的是一个知己。”她抬起头看韩彬一眼。

“知己。”韩彬佯作不在乎，喃喃道：“我们正是好知己。一对很要好很要好的知己，你说是吗？”懂憬肯定地点头。

“知己要互相照顾、互相体谅的，我知道。”韩彬无可奈何地说些她喜欢听的话。

“是。要体谅。”懂憬咬咬牙，“希望你会体谅我。”韩彬向懂憬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清楚看这时候有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至两人坐位前。他双手递过一张卡片来，对懂憬说：“小姐，你有兴趣拍广告吗？”懂憬盯看那男人手上的卡片，一脸不愉快，没有接过。

韩彬呆坐在一旁，更觉不知所措。

懂憬稍稍垂下头来，冷淡地说：“我没兴趣。”那男人因职业需要，自然死缠下去：“我们拍的广告主题健康，广告出街，你更可能获得片商垂青，邀请你拍电影，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把握。”韩彬整个人像膨胀了的气球般，他只想尽快赶走他：“我是她的男友，我不准她拍广告，请你——”那男人打断韩彬的话，径自对懂憬说：“这件事应该由小姐自己决定。”懂憬一拍餐

桌，恶言相向：“我的决定是，快滚开。”此话一出，那男人面色顿时发白，他把卡片收回，急急离开。

韩彬呆了足两分钟才定过神来，他开始明白她为何满口粗话了，有些事情实在令人忍无可忍的。

“未跛的时候，也有很多星探请我拍广告、拍电影，当时我自以为是地拒绝了。现在变成跛妹，也有很多星探找我拍广告电影如困他们只见到我的面孔，没留意我的腿的话。我现在走路一拐一拐的，现在我想拍广告了，但我能怎样？找一个推销轮椅的广告吗？”懂憬一口气把话说必完，别过了脸凝视窗外。

韩彬喝光剩下的半杯水。

放下水林时，不小心把它摔到地上去。

侍应生急急过来扫走碎玻璃。

韩彬望回懂憬时，懂憬仍在看他。

两人沉默对观看，良久没说话。

韩彬心怯地首先垂低头。

懂憬挤熄了烟，幽幽地说了句：“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想也没想过自己会这样。”韩彬心里发酸。

懂憬突然决绝起来。

“我和你没拖没欠，不满意我请离去。”韩彬一时间手足无措，他心里想：是我欠了你，是我欠你的。

懂憬当然听不到。她又再发狠抽第二支烟。

韩彬按着她取烟的手。

懂憬怒目瞪他。

他慢慢地说：“请给我一支。”懂憬有点错愕地看看他。

韩彬淡淡地再说一遍：“给我一支烟。”懂憬的手没动。

“不想害你生肺癌。”韩彬忧愁地笑了一下：“要生肺癌，我食素都会生。”懂憬这才递了一支烟给韩彬，替他和自己点燃起来。

韩彬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管短了足足二分之一。

懂憬看傻了眼。

韩彬把半截烟灰在烟灰缸内挥掉，深深把烟喷出，然后说：“我读男校的，怎会不懂抽烟，但懂不懂是一回事，抽不抽又是另一回事。”懂憬以不明白的眼神看他。

韩彬忍不住说：“假如你说无人理你，现在由我来在乎你。”韩彬知道，懂憬的反应多半是怡然大笑地说：你是我的谁？然而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是心里话。

懂憬没有预期中耻笑他的反应，反而她的嘴角有一抹难以置信的苦笑。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不是白雪公主，甚至连正常人应有的我都没有。”韩彬别过了头，她每句话都在深深折磨他。

好久他才转回头，牢牢地看看她，绝对地、肯定地说“我就是要对你好，由现在到以后。”懂憬向他摇摇头，摇头中，她终于微笑了。

第十章 何必有我

韩琉放学回家，才四点多，但却像捱了很多夜通宵般疲倦。

书包重得连她负着书包带子的肩膀也倾斜了，她每天背着的，着实不

少。

妈妈不准她把书本留在学校的储物柜内，要她每天把课本带回学校上课，然后无论用不用温习和做功课，都要全数带回家。妈妈说她这样每天也看到那些书本，便不会养成偷懒的习性，所以韩琉的书包一向比其它同学重。

除了实质的重担，其实韩琉比她的哥哥并不幸福得多少。

有时她希望，自己像哥哥一样，成绩中下，做个不起眼的人，却可以自由自在。横竖别人都对他抱放弃态度，他也不需要为自己定下太高的标准，也不需要爸爸妈妈的要求下挣扎。韩琉无奈地摇头笑：我又在钻牛角尖了。试问自己又怎能忍受被人看低的冷言冷语？爸妈把自己捧得高高的，自己成功时也倍感沾沾自喜。

憧憬说得对，她下能走回头了。她抽一抽书包带，从书包的暗袋内，拿出锁匙，开了信箱。信箱内有几封信，有两封是账单，一封是加拿大寄来的空邮。

韩琉把空邮信放进书包内，其它两封插回信箱。

其实，她是挺羡慕韩彬的。

那女人的信中字字是关怀，换作她是哥哥，早就寻回亲母了。

哥哥有后路可走，自己却没有。韩琉永远都只是爸妈督促读书的扯线木偶。

她不知道，自己该怪谁？趁妈妈还没有回来，韩琉开了电视机，然后走进房间，把校服换掉。

她倒了杯汽水，把刚收到的信拿出，躺在沙发上把信封开启了。

她聚精会神地看看每一只字。

看了不久，她把手中的汽水放在茶几上，整个人忽然弹了起来，她的手开始颤抖，像看见杀父仇人般瞪看信纸，身体像冰封一样。然后她慌忙地把信纸摊平，火速地把内容再看一遍。没有错了，她没有看错一个字。

屋外突然传来翻弄锁匙的声音，韩琉知大事不妙，她反应奇快，连忙把电视机关了，拿着信和汽水冲回睡房。“小琉。”妈妈的头探进房间。

“妈妈，你回来了。”“下星期的考试，你温习了没有？”韩琉翻看书页，没有回头去答话：“差不多了。”妈妈点点头，鞭策女儿说：“每科应考九十分以上的。”韩琉没有抬头，不安地“嗯”了一声。

妈妈满意了。

“这样就好了。中文测验卷发回来了吗？”韩琉迟疑了一会，吞吞吐吐地说：“发了。”“等会要给爸爸看。”她踏出了房间。

韩琉转头看看她的背影，紧张地捏看手指关节，九十分以上。她凝视着地面一会，似在计算着可能性。

根本不可以有“不可能”这可能性。

她猛然抬头，强逼自己振作，她摊开了书本，心里却乱如麻。

她摇了摇头，似要挥走脑里的杂念。

当前重要的，是考好那个考试，要考到全级第四或以上的名次。

韩琉在一个多月前已听从妈妈的吩咐开始为考试温习了，每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做人好象只有等着看成绩这个目标。

每天捱到深夜，妈妈仍不断催促她要多些温习，然后爸爸进来房间，却有不同意见，他责备道：“这么晚还不睡，临时抱佛脚。”韩琉要听从哪一方？电话从听外响起，她听见妈妈在说话。

“她的目标是每科考九十分以上的。”“拿头三名，她蛮有信心做到。”“补习？不用了，小琉怎需要补习。”“好，下两个星期后小琉考完试，我们聚一聚。”准是妈妈又和三婶通电了。

妈妈每天都在人前炫耀我，难道她不觉乏味吗？“小琉，妈妈出去买菜，你要温习。”“知道。”直至铁闸关上的声音响起，韩琉才舒了口气。

以前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十名之内，全班第十名成了她最低的名次，上次考试拿了个全班第四，现在全班第四竟成了最低限度。家里静悄悄的，她竭力把书本内密麻麻的字粒塞进脑子里，这是她对爸妈的交代。况且，除了读书，自己还懂些什么？“我还有些什么？”韩琉突然想摇个电话给同学吐苦水：读得很辛苦呀！这次考试死定了！

然后大家又会轻松下来，振作地继续拼。

但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一向没有朋友。

韩琉念的是女校，她每天上课都不说话，小息和午膳时间用来做习作，放学后立刻回家。

她能有什么朋友？除了实实在在的谊书成绩外，便没有任何支持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她还拥有些什么？她用手指算着：爸爸、妈妈、哥哥和学业成绩。

就这四样。

她还有四样属于自己拥有的东西。

韩琉抱起床上的熊猫公仔，整个人蜷缩在床，对着书本发呆。

家中空无一人，韩琉本应像摆脱了监视的，去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现在却不敢离开书桌半步。一旦视线离开书本，便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想到没有好的谊书成绩，她便没有爸爸妈妈的疼爱 and 关注。她只有四样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不可以一下子失去三样。

不可以。

韩琉马上弹起来，坐在书桌前，努力地念课文。

她是那么地孤立无助，那四样东西是她所有的安全感。吃过晚饭，哥哥径自走回房间，妈妈叫韩琉拿出测验卷给爸爸看。

韩琉难为地看了妈妈一眼，妈妈没有看明白她的心意，只催促她快点取来测验卷。

韩琉的心碎碎在跳，双腿却不自主地走进房间，双手从书包内抽出今天派回的中文测验卷，再走出厅外。

她突然彻底地感到，自己是个机械人，别人踢一踢，她便动一动。战兢兢地把测验卷交到爸爸手上，自己站在他的面前。爸爸仔细地翻阅她的测验卷，眉头猛皱。

韩琉心知不妙，嗫嚅道：“今次全班只有三个人有八十分以上，我算是……不错的了。”爸爸很不耐烦地挥着手，愤然叱道：“那么，你为何不是其中一个？”韩琉全身在颤抖，抿着嘴，不敢再说话，她还可以说什么？”

“真丢我脸。”韩琉猛然抬头，不敢相信这句话是出自爸爸的口中。

爸爸骂得脸也一阵红一阵白。

“我就看看你考试时怎样！”他把测验卷掷下，气冲冲地走进房间。

韩琉呆呆地站看，凝视地上的测验卷，只觉满心委屈。已七十八分了，

真的很差劲吗？羞耻而又不甘心的感觉袭上心头。七十八分也算丢爸爸的脸吗？韩琉俯身拾起测验卷。

妈妈走过来，苦口婆心地说：“不要怪爸爸，他也是为你好才骂你。你是我们的期望，绝对不能令我们丢脸的。”她没有应妈妈一句，只低看头茫然地走回房间。

韩琉明白到她是不能够跌倒的，她没有翻身机会。

她坐在案头前，再揭开书页，强忍着泪水，如常读书。

什么也不想，只读书。

只有这样，她才能保住她拥有的爸爸妈妈。

她心里是害怕的，她害怕失去了她绝无仅有的四样东西。

所以即使有多倦，她仍要捱下去。为了爸妈，为了自己。

夜深，韩琉仍没有睡的意思，她揭一揭仍没有熟读的书页，像望见一段遥遥无期的路，有点气馁地伏在书桌上。

她想到今天拿到那女人给哥哥的信、爸爸的怨言、测验的失败、妈妈的期望，她没有气力独自承受。

这时，房门给打开，韩琉不敢动，佯装睡看。

她想，准是爸爸或妈妈见房间有光线，所以进来看看她。

韩琉希望他们见她半夜还在读书，会关切地叫她明天才读，快去睡，再为她关掉书桌灯。

这样，即使读得再辛苦也值得。

但她只听到爸爸不满的低沉声音：“这怎可以。”然后大力地推它的肩，一定要把她摇醒为止。

“起来。”韩琉伏在桌上，不敢抬起头。这时妈妈也走进来，不耐烦地说：“这么夜还吵什么？”爸爸忿然说：“你看你的女儿，有床不好好去睡，居然伏在桌上睡了。”“由她吧！可能她读得太倦。”爸爸不顾妈妈的说话，继续大力摇醒韩琉。韩琉装作给弄醒，抬起头惘然地问：“爸爸 什么事？”爸爸命令：“立刻上床去睡。”妈妈又插嘴：“这么夜还在读书？捱病了下星期不能考试怎办？”爸爸迹近无理取闹：“平时不见你用功，要考试才临急抱佛脚。”韩琉不作声，钻进被窝内。

爸妈关掉书桌灯，走出房间。韩琉望着他们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两个人很陌生、很冷。

她拼命读书，是期望得到他们的关怀和支持，怎么现在只有冷漠和责备？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吗？她只希望时而有点鼓励、支持。原来这也算苛求。

韩琉缩在被窝内，不断反复地想：你们要我怎样，是不是要逼死我为止？韩琉脑袋一片凌乱，一边数着：爸爸、妈妈：哥哥和读书成绩。

只剩三样。

她不能再失去什么了。

一切像完全不在自己掌握之内。全家除了她，便没有人在意去保持这个家的完整。

所有人都是自私的。

而她，她不能眼巴巴地看看这个家分裂。即使有点不胜负荷，她仍要竭力保护这个家她唯一拥有的东西。

她拉开抽屉看到哥哥的信，顿感无所适从，毫无主意。

她不能再失去什么的了。

她不可以让那女人抢走哥哥。

但她的脑袋一片空白，再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她忽然想起憧憬的话：有任何事，打电话给我。

韩琉相信，她一定有办法。

韩琉等屋内无人声，爸妈都上床后，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客厅。

客瞠外黑漆漆的，韩琉知道，现在一定很晚了，不知憧憬姐姐睡了没有。

但她也知道，现在不想办法，今晚便无法入睡，明天也没精神读书了。

她悄声地在电话上拨了七个号码，电话发出第一下接通了的声音时，韩琉已立刻后悔。

这时候吵醒人，实在惹人讨厌。

电话才响第二下，韩琉想放下听筒，电话就在这时候接通，她一听便知道是憧憬的声音。

韩琉顿感所有委屈都涌上心头，她幽幽地说：“憧憬，我是韩琉……”

第十一章 只想拥有

不久，学校里的同学也知道韩彬和憧憬在约会。

泥明身为韩彬的好友，他不能不坦言相告了。

“一句话，你当她是红颜知己还是女友？”韩彬正在抄笔记，听到这话便停了笔，望着泥明。

泥明挥挥手。

“不必答了，我从你的眼神已看出……”韩彬笑，“看出什么？”泥明用奇奇怪怪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你的眼睛会笑了，就差在还未发出笑声来。”韩彬笑。

泥明唉了一声：“她中六，你中四，看上去好象母子恋。”韩彬笑着抗议：“我和她一样十七岁。”泥明看他那副表情，便知道再劝也属枉然。

他有件事情定难于开口的，他本来想问：你真的不介意她是残废的？你是为了可怜她而爱她抑或为了赎罪而爱她？但泥明口里没有问。

他想想自己，喜欢的是个失了忆的女孩，也是无法言喻的，他只有死心塌地去喜欢。

爱情也许毫无道理可言。

顺其自然吧：泥明心想，只有当事人才能解决自己的事。

憧憬今天心情坏透，她在韩彬面前猛抽烟。

韩彬静静地看看她，只觉她举手投足都是美态，却没有令他感到反感，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很记得泥明问过他：如果地球只剩下你和一个吸烟的女子，你会怎办？韩彬当时答：我会用地球掷她。

现在他面对的却是个不停在抽烟的女孩子。

“发生了什么事？”憧憬抽烟抽得很凶，语气却异常平静。

“我听到两个走狗对话，一个明显在吠你：‘跛的他也要？那个中四仔，真是饥不择食。’”韩彬呆了半晌，心里很难过，却笑了。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断不能把它剪下来，是吗？”憧憬没有搭腔，面色依然难看。

韩彬轻轻按看它的手。

“我知道你替我不忿。”憧憬的面色才缓和了些。她无意瞥瞥自己的腿，有点难过地问：“到底是我错了吗？”“错不在你。”韩彬紧紧握看它的手。

“错在其它人的眼光。”憧憬咬紧牙关，把脸转到别处去，她双眼含满了泪光。

韩彬默言。

放学的时候，憧憬没有等韩彬，她要赴一个人的约会。

到了公园，韩琉一早在静候。她坐在千秋上，有脱不掉的孩子气。憧憬拍拍她的肩膀，然后坐下。

韩琉搓着手，把头垂得低低的。

憧憬温和地说：“你告诉我什么都好，请相信我不会说出去。即使你不信我，也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光。”只一句话便把韩琉完全慑服了。

韩琉也独自忍受得太久了，她迫不及待地把韩彬亲母的事情全盘托出，然后递过了一封信给憧憬，希望她能给自己一点意见。

憧憬把信封开启，抽出信纸。

韩琉很坦白地说：“我不能失去哥哥。”憧憬点了点头，把信摊开来看。

乖仔：让妈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很快便可以见到你了。妈咪会在 x 月 x 日乘机到香港，抵港时间是 x 月 x 日早上十时五十分，乘的班机是加拿大航空公司八一七号。我到达香港的时间，正是你上课的时间，所以你不必来机场接我了。你是在下午三时半放学的，我那时应该在酒店了，你来电弥敦道的逸东酒店，或直接来酒店查询妈咪住的房间编号。

妈咪渴望能快快见到你。

妈咪这次到港，只逗留四天，x 月 x 日下午就要飞去新加坡，是公司安排的，要到几个地方考察业务。在世上，人的身体好象不属于自己的，很多事都不由自主。幸好，这四天里，正好有周六和周日，你不必上学，可以和妈咪一齐。星期一，你上学，我早上见了要见的客户，下午才离港。妈咪只在担心，十几年没有见面了，现在有很多话要说，到时候又会怎样呢？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如果可以的话，带妈咪到海洋公园走走，拍些照片，初冬的阳光会令人很舒服的。如果不去海洋公园，就找个地方坐坐谈谈也好。

只要孩子能多些在身边就可以了。

妈咪这次到港，没有安排住在亲戚的家，因怕不方便。所以在酒店住比较方便，没有那么多束缚。

妈咪现在不多说了，到时记得一放学就来酒店找妈咪。

妈咪

憧憬看完了信，皱着眉头对韩琉说：“如果韩彬知道他的妈妈回香港真有可能跟她走。”韩琉显然也有想过这可能性。

憧憬叹了口气，同情地说：“去过你家里四五次，我都是作客的，也觉得自己在坐牢。你父母给你的压力也实在太大了。”韩琉黯然，事实说出来教她不好。

憧憬想了好一会，才说出一句：“唯一不让她抢走韩彬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见面。”韩琉看看信纸，不知所措地说：“即使我隐瞒哥哥，不说出它的妈妈回来了，她也会主动找哥哥，到时我藏起信件的事情也会被揭破。”憧憬眼珠一转，说：“我有个一石二鸟的方法。”韩琉看见憧憬露出一个阴森的笑容。

“你不会失去这个好哥哥的。”韩琉猛力地点头。她已完全相信这个大姐

姐了。

第十一章

无期徒刑

在学校课室甫坐下来，坐在前排的同学手臂递过来，语带兴奋地说：“韩琉，我昨天割脉了。”韩琉望看转过头来说话的女同学的手腕有深深的一道刀痕。

“你疯了啦！”那同学苦笑，笑中有种悲哀味道。

“我情愿真的疯了：爸妈想也不会拿着成绩表向一个疯人追究。”韩琉呆了半晌，这是真话。但她仍好言相劝。

“成绩表还未派，不要打定输数。”同学用手贴着额，平淡得像说别人的事：“考成怎样，我心中有数。”同学的成绩一向中上，自然有她的一套标准。

个多星期的考试，早把所有人折腾得可以，但决定生死的，还是成绩表——那张薄薄的纸。

同学失魂落魄地摇了摇头，喃喃地说：“我怎向爸妈交代？我怎向爸妈交代？”韩琉看看同学，不知如何开解。

开解了她，并没有改变她爸妈对她和对她的成绩的态度。始终，能开解她的只有同学自己的爸妈。

嗯，她终于解脱了。

如韩琉所说，凡事总有解决办法的。

她和自己一样，想不到其它办法向爸妈交代。

只好把性命归还他们，算是还了债。

那同学没有等到派成绩表那一天的来临。

不会怪她鲁莽，韩琉心想，没有多少人能忍受失败和压力这两种精神轰炸。

坐在邻坐的同学数口气道：“若死能一了百了，她死了未尝不是件好事，但死不是一了百了。”韩琉的心又慌又乱，她对邻坐的同学问：“如果成绩差怎办？”那同学淡淡地苦笑说：“那就只好面对现实，下次再努力吧！”韩琉患得患失地苦笑。

如果支持一个人生存下去的东西消失了，一个人很难活下去。

她自己有三样。

妈妈、哥哥和证书成绩。

韩琉知道，那是少得可怜的数目。

但，那是她仅有的了。

她只有期望，明天收到的成绩表会恨理想。

她已想不起，在那日夜颠倒的考试周中，模模糊糊地考成怎样。

第一天考试的前一晚，她温习到很夜，一直不放心去睡。睡着后惊醒七时。她慌忙地套上校服，怪着妈妈不叫醒她。再看看钟，是五时多。她紧张得看错了时间。那早还有半个小时韩琉便应该准备出门，她想再睡一会，但她已换了烫好的校服：想再温习一会，又不知从何开始。终于，她呆呆地坐到天亮。

想起那浑浑噩噩的一周，她不敢再想。

吃晚饭时，妈妈已急不及待地叮嘱：“小琉，明天派了成绩表立刻回家。”韩琉低头把白饭送进口里，含糊地应道，“我会。”妈妈挟了一件鸡块进韩琉的碗中：“你怎么不吃菜。”韩琉把鸡块送进口里，目光转移到电视机

上。

“小琉，我说过多少次吃饭不要看电视。”妈妈又挟一件鸡块给韩琉：“三婶又打电话来问你的成绩，我约了她一家星期天饮茶。到时给她看看你的成绩表。”韩琉没有作声。

“我在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见？”爸爸给妈妈的啰唆吵得不耐烦：“收声吧！”“我为她好，但你呢？你有没有关心她？”“你这样就叫关心？”韩琉忍不住站了起来，“我吃饱了。”爸爸却没有放过她，无理取闹起来：“你是不是很忙？连吃饭都赶时间。”韩琉垂下头，满心委屈：“不是。”“那么，陪我们吃饭很难为你？”韩琉正要顺从地坐下，由开饭到这刻都一言不发的哥哥霍地站了起来，匆匆地走进房中。

爸爸看看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便老羞成怒地说：“你们不要当我透明，你们吃的穿的都是我的，却连书也读不好，我宁愿生块叉烧。”妈妈见韩彬入房去了，立刻反驳爸爸：“你抵毁别人，也不要抵毁小琉。”“明天便知。”爸爸冷冷地命令韩琉：“吃完也不准看电视，入房读书。”韩琉走进房间把头埋在枕头下。

还没有收到成绩表，家里已充满火药味，如果明天带不回考取全班四名以内的消息回家，她不敢想象后果会如何。

韩琉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其实现在想也没用，唯有看明天的成绩表定生死。

但整个人仍硬蹦蹦的，脑袋里像充塞着一百样未做好的事情，但又想不起是什么。

韩琉索性起床收拾桌面的东西，令自己忙碌，好让脑袋不能胡思乱想。

她把书本叠起来，放在书桌一角。

突然瞄见玻璃下压着的一张相片。是学校旅行的全班合照。

不知怎地，她的目光才第一眼就停在刚自杀了的同学身上，她当时的笑容很灿烂，但她现在已经死了。一种恐怖的感觉袭上心头，韩琉感到那同学仍在，就浮游在她背后，要将手腕的刀痕展示给她看。

她慢慢地转过头当然不会看见什么。

再回头看那帧相片，骇然看见那自杀的同学对着自己阴森地笑。相片中的她整个人突然渗出血红色，慢慢染满整张相片……韩琉可怕地尖叫，霍地弹了起来。

房间漆黑一片，她坐在林上，发觉刚才只是个梦。

但她浑身已被冷汗湿透了。

一觉睡醒，是派成绩表的日子。

韩琉看看一个又一个同学从老师手上取过成绩表，大多数同学都表情木然。

韩琉没有心情研究别人的心情她只知道，下两个同学收到成绩表后，便轮到她了。

一切已尘埃落定，她依然紧张，全身颤抖，不断默念祷文，愿主保佑自己的成绩在四名之内。

她想：其实以我一向的成绩，全级四名内不是难事。不是难事。

韩琉感到胸口一阵翳闷，准是昨晚睡不好，又没有好好吃过晚饭，今早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她猛然一醒，想快步走到老师面前，但匆忙之际，

撞倒了椅子，韩琉狠狠地弯身迅速把椅子搬回原位，再站起来，忽然眼现金星，她还支持着，一步步地走到教师桌前。

她有种不祥的预兆。

成绩表上鲜红色的笔迹像利刀子般插进韩琉的眼睛。

地理科 - 四十七分。

韩琉用手撑着桌面，平衡着自己，耳朵里嗡嗡作响，整个人下坠到无底深潭。

老师跟她说：“今次你考第二十名，因为地理科拉低了分数，令整体成绩退步了不少……”韩琉再没有把老师接续的话听进耳里，她摇摇欲坠地回到坐位。完了。

一切完了。

韩琉，考第二十名。

韩琉看看前面空置了的坐位发呆。她捏紧成绩表，想把它毁成废纸，但不可以。成绩表最重要是给爸妈过目。她丢了他们的脸。该怎样向他们交代？放学时，韩琉拾起书包离开。她脑里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主意。

韩琉仍然不相信，刚才的一切是事贾。

但成绩表实实在在地夹在书包内的书本中。

双脚本能地向回家的方向走，韩琉脑里惯性地指使她回家，直至她拿出锁匙要开启大门。

她突然想到，妈妈可能已在屋内等着要看她的成绩表。

然后给爸爸看，给三叔、三婶看，也给堂姐思琪看到她的失败。

她想到这里，便匆匆地掉头乘电梯走。

天空渐渐昏暗下来，韩琉走得脚也酸了，却不知在哪里停下。

有哪里属于她？她不敢再想下去，全身在抖。

六、七点钟后，街上行人愈来愈多，公路上的车飞快地驶过，顽固又持续地在她面前经过。每一个人都像有一个目的地进发。

而她，顿感前路茫茫。

她从校服裙袋里掏出一个硬币，投了电话亭的钱箱内，缓缓地按着家中的电话。

考二十名，爸妈会原谅自己吗？韩琉在按上第六个数目字时慢慢放下电话。

家，她知道，是不能回的了。

她不会解释，爸妈也不会听她解释关于考试失败的理由。

在三叔、三婶、思琪面前，爸妈会为这个女儿而感到羞耻。

她用听筒敲着自己的额头。

然后她想到了憧憬。

她毫不犹豫地按下七个数字，电话通了，她急不及待地等着憧憬来接听。

超过半分钟，仍然没有人拿起那头的电话。

韩琉把话筒放下，取回硬币，茫然踏出电话亭。

一定要找到她。

韩琉抱着双臂，漫无目的地继续踱步。她想等憧憬接听电话，才再作打算。

游荡了两个小时，天已漆黑一片，韩琉疲倦地再往电话亭中投入硬币。

电话响了十数秒，无人接听。韩琉望望表，已差不多九点了，她又饿又渴又失望，感到自己是个性命垂危的人。就在这时，有人接听电话了。韩琉对着听筒说：憧憬，憧憬。

是的，是憧憬。

韩琉听懂憧憬指示，在一家餐厅等地。

憧憬很快便赶到了。

憧憬见韩琉双眼通红，坐下来握着她的手问：“发生什么事？”韩琉像找到庇护，突然声泪俱下。

憧憬拍看它的头，柔声地说：“是不是派了成绩表？”韩琉点点头。

“考得不好，爸妈也会原谅你的，你还有下一次机会。”韩琉用力摇头，从书包内抽出成绩表递给憧憬。

憧憬看了看，诧异神情难以掩饰地呈现在脸上。

韩琉哭得更厉害了。

“他们会打死我的。”憧憬把成绩表合上。

“有没有打过电话回家？”韩琉激动地摇头，“没有。他们一定会打死我。”憧憬皱着眉头。

“你现在才回家，他们一定怒上加怒。”韩琉急得把抹眼泪的纸巾撕成碎块。

“每次我也考全班十之内的，现在因为地理一科 - 考二十，他们一定打死我……”憧憬重重地叹气。

“憧憬，你一定要帮我。”憧憬点点头。

“憧憬，如果连你也帮也帮不到我，我只有死路一条。”韩琉绝望地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两人都沉默下来。

过了不知多久，憧憬终于打破沉默，她提醒韩琉：“现在差不多十时了，你父母可能已致电你所有的同学、老师，去搜索你的行踪，甚至已通知了警方。”韩琉脸色更青了。

“不如我替你打电话回家，告诉你爸妈发生何事，他们可能会谅解。”韩琉无力地摇头，怀恨冷笑。

“没用的，我太清楚他们了，他们要的是面子、面子、面子。”憧憬语塞。

好一会她对韩琉说：“我替你致电回家找韩彬吧。”韩琉心里升起一线曙光。

“好的，只要找到哥哥，他定会维护我的。”憧憬拍拍韩琉的肩头，便飞快地执起餐室墙上挂着的电话，按了韩琉的电话号码。

韩琉远远看着憧憬向话筒讲了几句话，便放下电话，一脸惆怅地回到韩琉身边，对她说：“韩彬和你爸爸已出了家门到处找你了，你妈妈还问我知不知道你的下落，她已报了警，警察很快便会找到你。”韩琉的心一下子冷却至冰点，最后一丝希望也幻灭了。

没有回头路了。

她只能接受现实。

事实她是失败了，竞争总带来成功和失败。以往她一直成功，现在她彻底失败了，一次失败就注定她万劫不复。

“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了。”韩琉对憧憬喃喃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了。”憧憬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我没有事了。”韩琉用平生最平静的声音说：“憧憬，你回家吧！”憧憬

苦笑。

“我怎可丢下你不理。”韩琉再说一遍：“让我静静坐一会，我没有事的。”
懂憬知道韩琉的情绪不寻常，她技巧地问：“你会不会回家？”韩琉垂下了头。

“我不知道。”懂憬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了：“有想过死吗？”韩琉抬头看看懂憬。

过了一阵子，懂憬才说：“当我右脚刚刚跛掉的时候，我想过自杀，但我认为坚强活下去才是对的，所以我活了下来，活下来才知道其它人当我是怪物看待，所以找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实时死去，我知道我将会后悔到我死去那一天为止。”韩琉望着她发呆。

懂憬牢盯着韩琉，一字一字地说：“有时，死去比活着更好，生存是无期徒刑。”韩琉右边的太阳穴一直在跳，懂憬的话不断地在她的脑内盘旋。

懂憬站起来说：“我先走，让你静静想一会，有什么事可以再打电话给我。”韩琉思绪混乱，她只有乏力地点点头。

她目送懂憬一拐一拐地离开，懂憬走步路都那么吃力，生存实在太痛苦了。

自己又何尝不是呢？餐厅的客人愈来愈少，韩琉的心愈来愈灰。

爸爸、妈妈、哥哥、学业成绩。

没有了学业成绩，爸爸妈妈会放弃自己。

哥哥的亲生妈妈将会回来找哥哥。

她还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呢？

第十二章

处心积虑

韩琉一夜没返家。

全家人像发了疯般打电话，把所有认识韩琉的同学都寻遍，答案都是不知她的下落。

家里一片愁云惨雾。

妈妈由晚上十时已开始流泪了。

晚上十一时，爸爸正想拾起听筒报警，电话快一步响了起来。

是警察局打来的电话。

他们找到了韩琉。

她倒毙在一所餐厅洗手间的厕所内。

是自杀。

被人发现时，她手腕画了一道长长的刀痕，血都流干了，已经救不活。

她身边有张成绩表，里面的英文字母成绩是红字抑或蓝字，已无法辨别。因为，纸张已被染成深褐红色。但一切已经无关重要。人都死了，灰飞烟灭。

警员把他们三人带到医院验房，示意他们认尸。

爸爸揭开白布，看到韩琉的脸孔。

韩彬侧过脸不能再看。

妈妈哭得呼天抢地，爸爸双眼也含满了泪水。

没有人敢揭开盖着她手腕部分的白布一看。

韩彬心里激动地想：逼逼逼，现在终于逼到她走投无路，逼死了她，真该拍案叫绝，哭什么鬼？韩彬忍看泪，却忍不住第一个冲出医院，深深吸

一口新鲜空气，然后他的鼻子一凉，两眼便流下眼泪来。

妹妹。

才十三岁便去了。

叫他怎么能相信？他和她无亲兄妹之实，却有亲兄妹之情。

然而她就这样为了一次成绩失败而白白牺牲了。

他这个时候很想很想抽烟，抽它一千包。人到最不开心时便想办法折磨自己。

韩彬不愿意等爸妈出来，他一个独自回家。

途中见到憧憬在街灯柱子下伫立着，昂高头向天空喷烟。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此时此地？韩彬心里感到很奇怪。

他走到她面前哽咽告诉她：“小琉她”憧憬朝他点点头，她知道这件事了。

韩彬很难过地把憧憬紧紧拥进怀里。憧憬忽然在他耳边冷冷地说：“是我叫她去死的。”韩彬像被一盆冰水淋在头上，一把推开憧憬，失声问：“什么，你说什么？”“真话。”憧憬的脸容有一股罕见的阴沉。“你听到的。”韩彬退后一步，想看清楚面前的人是否真真正正的憧憬。

憧憬一手把烟蒂弹到老远，指着韩彬咬牙切齿地说：“是你累死你妹妹的。”韩彬闻言，仿佛五雷轰顶，他许久才迟疑又心虚地问：“你知道了？”“是的。由开始就知道了。”她的脸上却现出兴奋的神色。“进入男校，不难；与你接近，也不难；最难的是，怎样令你最伤心欲绝。”韩彬像傻瓜般站看，毫无反应。

憧憬的嘴角微微掀起：“后来我想到，人最伤心莫过于失去身边至亲。家 - 散 - 人 - 亡。”韩彬听到这里，已知妹妹的死和她有关，再忍不住向她扑过去，他双手猛撼着她的肩头，伤心欲绝地嚷道：“为什么是小琉？为什么要选她？”“她是利息。”憧憬说：“现在轮到你。”话刚说完，一柄小刀已深深刺进韩彬的大腿。

韩彬双手按着她的肩，眼睁睁地看看憧憬把鲜红色的刀尖从自己的腿抽出，紧接着又补上一刀。

憧憬瞪看韩彬，幽怨地说：“我什么都失去了，一生都给你毁了，你却不顾而去。你是应该关进监牢的，我只是替天行道。”韩彬右腿的鲜血不断涌出来，韩彬运站也站不稳，倒在地上打滚呻吟。

憧憬握着刀，一拐一拐地走近韩彬，韩彬的腿剧痛入心，只有不停地将身子挪向后。

直退至街上墙角，韩彬退无去路了。

憧憬双眼一闪一闪地说：“我要你试试残废的滋味。”她的手一扬，刀子已向韩彬小腿插下了。

韩彬站不起来，只能坐以待毙。

就在最危急一刻，有人在憧憬颈背重重地一击，她闷哼了一声，整个人向前仆倒在韩彬身边。

憧憬的耳背慢慢渗出鲜血来，她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便完全失去了知觉。

韩彬抬头一看，面前站着的，救他的居然是 - 他的亲生妈妈。

她的样子和寄来的相片所看到的一模一样，不会错了，肯定是她。

只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两母子会在这个情形下重逢。

韩彬凝视身边昏迷的憧憬，他轻轻拭去她眼眶的泪水，说不出有多内疚和悲哀。

换转他是她，会不会这样做？他不敢肯定。他昂起头，看看十年来首次相见的亲生妈妈，想起刚死去的妹妹，他一时感触起来，两行泪水不可制止地掉了下来。他哭着地对她笑了一笑，叫了她一声：“妈咪。”

第十三章 悔不当初

泥明捧着葡萄适，敲韩彬病房的门。

韩彬的妈妈替他开了门，泥明对躺在床上的韩彬说：“小彬彬，我真有你心，又来探你了。”韩彬的面色比前几天红润得多了，向泥明笑道：“你已带来第十三支葡萄适。”泥明把葡萄适放在他床头的小桌上。

韩彬的妈妈站起来。

“彬，妈妈先走了，让小朋友和你倾谈。”韩彬点点头，他的语气尽是关怀：“妈咪，你回家好好休息了。”韩彬的妈妈挽起保暖汤壶，临出门口时再叮嘱：“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要立即按铃召护士。”韩彬应了一声。

韩彬妈妈的神情实在倦极了，然而她还是说：“明天一早我来探你。”韩彬向妈妈报以温暖目光。

泥明拍拍胸膛。

“伯母，我暂时充当韩彬保母。你放心好了。”韩彬的妈妈笑笑，安心地关上房门出去了。

泥明坐到韩彬身边来。

我非常妒忌你。”韩彬用手指指打上石膏的右腿，苦笑道：“给你试试看，你就知味道。”泥明挥挥手。

“我是妒忌你有个对你好的妈妈。”韩彬自知会错意，面上不禁一红。

泥明妒忌地谈：“每天携来煲足五小时的猪脚汤，替你的天残褪以形补形，真正可怒也。”韩彬引以为傲她笑。

“她担心我的伤势，不肯飞去新加坡考察业务，逗留在这里照顾我。”泥明牙痒痒地道：“这才是贤妻良母，我家中那只是母老虎。”韩彬却叹一口气，告诉泥明：“我这个亲生妈妈，差一点便不能相认了。”泥明一脸不明白。

韩彬取出一封信给他看。泥明把信纸揭开，里面是韩彬的笔迹。

Ivy：已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含在香港逗留数天，期间想与我见面，但请原谅我的拒绝。

我不想因为你的出现而骚扰了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

过去的事我已彻底地忘记，六岁前我懂什么？长大后才知道，我吃的住的都是家中父母的。妈妈待我很好，我和她感情很深厚。

恕我直言，我不想一个外人的介入，令我们母子感情有变。

小时候离我而去的，我希望永永远远离我而去。我不想给太多故人旧事困扰自己，我现在活得很快乐，我希望快乐不会被中途打断。

请尊重十七岁的我的决定。祝旅途愉快韩彬

泥明看完了信，错愕了很久，他尝试为韩彬妈妈的感受想想，发觉是悲痛得难以忍受，一个十年不见的儿子写出一封字字针对自己的信。如果他真是 Ivy，宁愿把韩彬视作陌路人。

就当少生一个便算。

韩彬竟笑着问：“写得很摧心挖肺呢？足以吓走她吧？”泥明鄙夷地盯

看韩彬。

韩彬苦笑摇头。

“信不是我写的。”泥明心中大骇，立刻把信重新仔细翻阅数次，才发现那不是韩彬的笔迹。

韩彬语气干涩之极：“是懂憬写的，她把信留在我妈妈入住的酒店接待处，由酒店职员转送到她手中。”泥明吞了一大口涎沫，但他看出了漏洞：“如果你没有把亲母的信给她过目，她怎会比你捷足先登？”韩彬的样子就似受了委屈的孩子，怪可怜的。他怪叫起来：“我近一年来也只收过妈妈一两封信，我以为她已把我淡忘了。”泥明的脑筋转得很快：“懂憬偷信？”韩彬却摇摇头，他说：“早于那宗意外发生前。”泥明想了一会，续说：“那就是韩琉把你亲母的信给她过目，让她捷足先登。”韩彬张大了嘴巴，本来他想辩斥，为什么不怀疑是他家里的爸妈？但想到妹妹和懂憬的深厚友谊，他不能否认泥明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死无对证，韩琉已经入土为安了。

即使追究也追不回了。韩彬把后来的事情忆述一遍：“我妈妈把信看完，悲伤欲绝，哪敢来找我？只不过她在留港期间想偷偷见见我，知道我近况也是好的。于是一路跟踪看我，也及时幸运地救了我。”泥明拍一下掌，舒了一口气：“总算大团圆结局。”韩彬摆摆头，悲哀起来：“妹妹的死呢？是懂憬害死她的。”泥明站起身，走到玻璃窗前，望看窗外：“害死她的是成绩表、父母和那些三叔、三婶。他们把她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我没猜错，她本身已有自杀的倾向，懂憬只是在旁鼓励、怂恿她实行。其实自杀不能解决问题是不要得的行为。”韩彬苦笑。

“但懂憬何必把小琉的死完全揽在身上？”泥明转头看韩彬。

“她要你又内疚又难过，让你以为自己间接杀死妹妹，折磨你，终生。”韩彬咬咬牙，闭上双目。

懂憬也太狠了。

泥明替这好朋友难过越来：“由懂憬跟你同困电梯开始，一切都是布下的局。她充分利用你的内疚和赎罪心理，令你抛也抛不掉她，逐步走入你家庭、生命，到最后要令你失去亲母、妹妹、甚至你自己。”韩彬把头别过去，他不愿意再听下去。

泥明长长叹气，说不出是同情还是可惜：“她明知要付代价，也宁愿和你两败俱伤。”韩彬用手掩着面孔，好一阵子才把手放下来。

“懂憬一早知道是我害她的，我却纯真得以为可以骗她一世。”泥明白他一眼。

“她给你骗由于想骗你入局。”韩彬只有躺卧床上苦笑。

“我居然引狼入室。我是否像个傻子？”泥明摇首，沉吟了一会说：“只是她太聪明。我昨天向警方调查过她的资料，她以前是香港一流名女校的高材生，中五会考成绩是九个A。”韩彬点头，他一早知道。从报章中也知道，她在准备赴考第十科的清晨，他令她被汽车撞倒了。泥明倒抽一口凉气说：“所以她报读中六时，指定要进入我们三沛的斯撒男书院，凭她九优的成绩，简直易如反掌。”韩彬无力地瘫痪在床上。

泥明按按他的肩头。

“她太深不可测，你不可责怪自己。”话虽如此，韩彬心里还是很难过。

泥明说回些开心事情：“无论如何，懂憬被判进女童院，今天会被送进去，一切便雨过天青，你可松一口气了。”韩彬忧愁地苦笑：“等懂憬释放出

来时，可能又是另一个恶梦的开始。”泥明不置信。

“十八个月后，起码你会对她有所戒备了吧？！”韩彬坦白说：“如果十八个月后，我还是很喜欢她呢？”泥明答得很快：“你死定了。”韩彬的心一阵黯然。

他对泥明说：“我想休息了。”泥明很体谅韩彬的心情，他压低声音对韩彬说：“仍需要安眠药吗？”韩彬无奈地点点头，看看右边大腿，石膏底下的刀伤部位仍隐隐作痛；妹妹的死仍令他耿耿于怀，总令他睡不安宁。

韩彬对泥明苦笑：给我一点吧。我昨夜没有服安眠药，眼光光看着天花板一整夜。”泥明愉快地锁了房门，从自己衣袋取出几颗安眠药丸给他。

韩彬一口气全吞下。

泥明很替韩彬难过，但他最不喜欢安慰人，他只说句：“好好睡一觉，明天我来探你。”韩彬警告泥明：“不要再买葡萄适，多谢合作。”泥明笑笑便退出病房。

他没有实时离开医院，他正等待一个化验报告。是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化验报告。

安眠药的效力发作，韩彬整个人开始昏昏沉沉，快要进入梦乡，有人突然打开房门，韩彬疲倦地侧过头一看，门外站着的居然是懂憬。

懂憬对韩彬阴沉一笑，轻轻将房门上锁，一拐一拐地走前来。

韩彬惊恐地瞪看懂憬，在病床上叫至声嘶力竭，猛按床头上的求救钟，也无人赶来救援。

想挣扎坐起来，才发现四肢不知何时已被绑得紧紧的，根本动弹不得。

懂憬坐到韩彬床边，用纤长的指尖温柔地轻抚他的胸膛。

韩彬只感到指尖掠过肌肤一阵寒意。

陡地，懂憬双眼露出凶光，五只手指掐进韩彬的心窝，活生生把他仍在跳动的肝脏掏了出来，狰狞地大笑起来。

韩彬满额满身都是冷汗，胸膛急速地起伏着，双眼猛然张开，发觉还是安然无恙，心脏没有被抓去。

原来只是个恶梦。

尾声

那纯粹是意外，无人预料会发生。

韩彬亲手毁了懂憬的一生。令她健全变成残废。

最意外的是，韩彬爱上懂憬，她却恨透他……

